88-90

卷八八 八九 九〇

書辨證

佩文齋書畫譜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13
HGT.
LENG.

N
3634
.A2
Q243
1920
v. 35

THE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LIBRARY

佩文齋書畫譜目錄

第八十八卷

書辨證上

夏禹岣嶁山碑　穆王壇山刻石

比干墓字　孔子季札墓十字　嶧山刻石

之罘山刻石　漢石經　孫叔敖碑

周府君碑　大饗碑　公卿上尊號奏

受禪表　鍾繇賀捷表　鷂雀賦

王羲之蘭亭序　智永臨本　陸臨蘭亭

唐人摸本　定武本　玉枕本

淳化本　褚蘭　三米本

都下木本成都本　寶月本　悅生堂本

大業石本　復州本　豫章本

江州本　鄱陽本　處州本

石氏本　不知處本　淡墨本

劉無言本　永嘉本　北京本

金陵清涼本　考蘭亭　蘭亭集刻

永樂内府本　周邸蘭亭　東陽本
潁上本　黄庭經　黄庭内景經
東方朔畫賛　遺教經　十七帖
貍骨帖　筆陣圖　理頭眩方
右軍雜蹟　瘞鶴銘　唐碧落碑
唐石經　蜀石經　宋石經
第八十九卷
書辨證下
淳化法帖
第九十卷
畫辨證
武梁祠堂畫像　毛詩北風圖　曹弗興兵符圖
醉僧圖　醉道士圖　衛協畫
梁元帝職貢圖　盤綫圖　三天女
文會圖　道德經出相　種瓜圖
王維畫　山居圖　吳道子畫
吳道子摹顧愷之畫　吳生畫驢　羅稜伽過海羅漢圖

吳淮畫龍	張萱畫	朋甲圖
留瓜圖	陸羽點茶圖	唐畫龍
唐人畫馬畫牛	唐人捕魚圖	牧牛圖
晉賢圖	武宗仙樂圖	周文矩士女
山陰圖	步輦圖	春郊牧馬圖
晴巒蕭寺	北天王像	無李論
李成松石	秋山蕭寺圖	郭忠恕越王宮殿圖
蔡君謨荔枝圖	清明上河圖	翟院深臨摹李成山水
李嵩服田圖	漢高祖宴豐沛圖	九歌圖
夢遊瀛山圖	絲綸圖	夏圭錢塘觀潮圖
覆局圖	春社圖	石勒問道圖
李唐牛	巨然劉道士畫	輞川圖
袞塵馬圖	宋人畫花竹翎毛	牧羊圖
七夕圖	摹本地獄變相	九主圖
九都圖	七才子入關圖	題畫卷
古畫圖	書裙圖	記石田先生畫

書辨證上

夏

夏禹岣嶁山碑

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徐靈期衡山記

衡山實無此碑韓詩所紀蓋當時傳聞之誤故其卒章自爲疑詞以見微意劉禹錫寄呂衡州温亦云嘗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螭虎形蓋亦得於傳聞也 朱熹韓文考異

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然劉禹錫蓋徒聞其名矣未至其地也韓退之至其地矣未見其碑也崔融所云則以近之蓋所謂螺書匾刻非目覩之不能道耳宋朱晦翁張南軒游南嶽尋訪不獲其後晦翁作韓文考異遂謂退之詩爲傳聞之誤蓋以耳目所限爲斷也王象之輿地紀勝云禹碑在岣嶁峯又傳在衡山縣雲密峯昔樵人曾見之自後無有見者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七十二字刻于夔門觀中後俱亡近張季文僉憲自長沙得之云是宋嘉定中何致子一模刻于嶽麓書院者斯文顯晦信有神物護持哉禹碑凡七十七字輿地紀勝云七十二字誤也 丹鉛總錄

自韓以前未見此碑何子一始得之祝融峯下手摹以後及衡山令搜訪已迷

同文圖書館印

古録

石鼓文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予所集録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眞蹟在者唯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録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録遠不宜如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爲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麤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之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予姑取以爲信爾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集古録　前人題跋凡語涉辨證者彼此互見

石鼓文筆法如圭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贋作 山谷集

歐陽文忠公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此鼓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疑予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麤石如今世以爲碓臼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所能到文忠公亦以

爲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 金石錄

周宣王石鼓歐陽文忠公以爲有可疑者三惟唐以來韋應物韓退之嘗盛稱賛子謂不特二公老杜固嘗有李潮八分小篆歌云陳倉石鼓久已訛況蘇勗載記亦言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則知石鼓稱爲周宣王所創者在昔不止三公也 能改齋漫錄

石鼓文唐張彥遠法書錄載處士張懷瓘書斷敘籀文周太史史籀作其迹有石鼓文存焉又古蹟記云史籀石鼓文不知徐浩何據也韋左司應物歌云周宣大獵岐之陽刻石表功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剥苔蘚澀飛端委蛇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退之又從而作歌云周綱凌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辭嚴意密讀難曉如此至寶存豈多豈亦以浩爲證乎歐陽公云言與雅頌同字古而有法非史籀不能作言固同矣但篆畫行筆當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今位置窘澀促長引短務欲取稱如柳帛君庶字是也意已盡而筆尚行如以可字是也十鼓略相類姑舉一隅識者當自神悟以器款惟字參鼓刻惟何惟鯉之惟則曉然可見矣蓋字畫無三代醇古之氣吾是以云前輩尚疑繫辭非夫子所作僕於此書直謂非史籀跡也 籀史

歐陽永叔疑此書不見於古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而愈謂此爲宣王時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爲文王鼓論各異出嘗攷于書田獵維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非常事

同文圖書館印

也宣王蒐于岐山不得無所書此其可疑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陽則成王時矣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爲籀是大篆又與籀異不得定爲史籀書 廣川書跋

古字可參列者五子之歌即大禹貽後之訓伊尹之三風十愆又皆成湯之本語也則古語偶同車攻安得便云宣詩也大篆未必創於史籀古載又有可考合此二說則無所執據以名宣鼓矣如予所見則謂此鼓不爲宣鼓而當爲成王之鼓也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即石鼓所蒐之地也然則鼓記田漁其殆成王之田之漁也與宣王固嘗出鎬而東獵矣其地自屬東都故曰四牡龐龐駕言徂東徂東云者以方言之則自鎬出洛也岐在豐西三百餘里安得更云徂東也則鼓辭不爲車攻之辭亦已明矣何據而云宣王之鼓也 雍錄

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 通志略

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前代皆患其文難讀樵今所得除漫滅之外字字可曉十篇皆是秦篆秦篆本乎籀籀本乎古文石鼓間用古文以篆書之所本也秦人雖創小篆實因古人籀書加減之其不得加減者用舊文也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爲帝亦可謂王故知此則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 鄭樵石鼓序

石鼓文考三卷鄭樵撰其說以爲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書錄解題

石鼓文韋應物以爲周宣王臣史籀作韓退之蘇子瞻皆以爲然而後或以爲後周宇文時所刻則疑之甲之甚矣予按宣王之世去古未遠所用皆科斗籀文今觀說文所載籀文與今石鼓文不同石鼓乃類小篆可疑一也觀孔子篆比干墓及吳季札墓尚是科斗則宣王時豈有小篆乎又案南史襄陽人伐古冢得玉鏡竹簡古書江淹以蝌斗字推之知爲宣王時物則宣王時用科斗書可知矣鞏豐云岐本周地平王東遷一本作徙以賜秦襄公矣自此岐地屬秦秦人好田獵是詩之作其在獻公之前襄公之後乎一有其字數小篆一句地秦地也字秦字也其爲秦物可知一作其爲秦詩何疑此說有理予竊信之書以俟知者丹鉛錄

溫彥威使三京得僞劉詞臣馬定國文云石鼓非周宣王時事乃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也史大統十一年獵於白水遂西狩岐陽姚氏殘語

石鼓自唐以來無定論茌平馬子卿以字畫考之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記引據甚明中州集

金人馬子卿以字畫考之謂是宇文周所造作辨萬餘言出入傳紀引據甚明其全文今不可見據北史蘇綽傳云周文帝爲相欲革文章浮華之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是後文章皆依其體而魏文帝十一年十月嘗西狩岐陽其子武帝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於岐陽五年二月行幸

同文圖書館印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岐州由此言之則石鼓文爲宇文周所造無疑文既仿書則詩體仿詩亦無疑觀武帝太和元年正月考路寢命羣臣賦詩亦其一證也 筆乘

金人馬定國嘗攷石鼓字畫以爲宇文周時所造作辨萬言予按元魏景明二年帝躬承弧矢射遠及一百五十步羣臣勒銘射所此北史宣武本紀所載今世尚有碑刻其詞有云慨岐陽之未訓又有彼岐陽由此觀之石決非宇文周之物也 研北雜志

石鼓文周宣王之獵碣也唐自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眞張懷瓘竇泉蒙徐浩咸以爲史籀筆蹟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敘歷代書亦屬之蒼頡李斯之間其後韋應物韓愈稱述爲尤詳至本朝歐陽修作集古錄始設三疑以韋韓之說爲無所考據後人因其疑而增廣之南渡之後有鄭樵者作釋音且爲之序乃摘丞𣪘二字以爲見於秦斤秦權而指以爲秦鼓僞劉詞臣馬定國以宇文泰嘗蒐岐陽而指以爲後周物然近人稍有惑其說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漢桓靈碑大書深刻磨滅十八九自宣王至今爲尤遠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予謂碑刻之存亡係石質之美惡摹拓之多寡水火風雨之及與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論也且如詛楚文刻于秦惠王時去宣王爲未遠而文細刻淺過於石鼓遠甚由始出於近歲戕害所不及至無一字磨滅者顏眞卿干祿字刻于大曆九年顯暴於世工人以爲衣食業摹拓爲多至開成四年纔六十六載而遽已訛闕由是言

之年祀多近不足推其存亡無可疑者二疑以謂自漢以來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謂隋世藏書最多獨無此刻予謂金石遺文溷於瓦礫歷代湮沒而後世始顯者爲多三代彝器或得於近歲其制度精妙有馬融鄭玄所不知者又詛楚文筆蹟高妙世人無復異論而歷秦漢以來數千百年湮沉泉壤近世始出於人間不可謂不稱於前人不錄於隋氏而指爲近世僞物也予意此鼓之刻雖載於傳記而經歷亂離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錄乃復顯於世及觀蘇勗敘記尤喜予言之爲得也則夫隋世之不錄又無足疑者況唐之文籍視今爲甚備而學者不敢爲臆說自貞觀以來諸公之說若出一人固不特起於韋韓也而韋應物又以爲文王鼓宣王時刻言之如是之詳當時無一人非之傳記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於大篆丞毆二字見於秦器固無害況丞字從山取山高奉丞之義著在說文字體宜然非始於秦也唐初去宇文周爲甚近事語尚在於長老耳使文帝鐫功勒成以告萬世豈細事哉宜時人共知之況蘇勗之祖邳公綽用事於周文物號令悉出其手豈得其賢子孫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復齋碑錄）

石鼓至臨川王順伯之說盡矣其駮鄭漁仲以爲非秦篆然許叔重說文解字本出小篆順伯信石鼓非小篆而取以爲據何也俟博古者更攷之（戴表元剡源集）

歐陽氏有石鼓三疑終則曰觀其字畫高妙非史籀不能作眉山蘇氏石鼓詩則曰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又曰自從周衰更七國竟使秦人有九有登山

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云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合二公之詞觀之則石鼓爲宣王時物不必多辨矣古文苑注

石鼓有説成王時又有説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詩辭恐是宣王時未可知朱子詩傳遺説

鄭夾漈謂石鼓至唐始出於岐陽鄭餘慶取置鳳翔孔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于民間得之十鼓遂足王順伯謂五代之亂鼓復散失司馬池復輦致府學其一已亡向傳師搜訪足之二説皆同予近見傳師跋謂數内第十鼓較之文亦不類訪于閭里果獲一鼓字雖半缺驗之書體眞得其迹遂易而置之其數方備乃知第十鼓其先蓋嘗有僞爲者至傳師而眞鼓始復出程大昌云古傳鼓有十中失其一皇祐間向傳師得之而十鼓復足秦丞相家本有傳師自跋乃云其第十鼓最小其文亦不相類尋訪得之形半壞而書體是遂易去小鼓而寘其所得之鼓又一不知何世好事者悵其不足而刱爲一鼓以補足之也此皆王鄭之所未及豈其未嘗見向跋邪鄭復謂大觀中鼓置之辟雍復取入保和殿經靖康之變未知其遷徙與否王則謂大觀中鼓歸京師詔以金填其文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或傳濟河遇風棄之中流而存亡未知後王子充題此謂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去之至元乃輦至京師置於國學廟門之下予按胡世將資古録云崇寧中蔡京作辟雍取十鼓置講堂後辟雍廢徙置禁中則置之辟雍者蔡氏而所謂禁中即保和殿也若王鄭之説未知其遷徙存亡蓋當是時北方非中國所有而二公又皆南人故云然也及觀之虞伯生云金人得汴梁鼓亦北徙留王宣撫宅宅

後爲大興府學伯生助教成均言于時宰得置之國學大成門內則淪入濟河與夫金人棄之之說皆不足信不知二公何從而得此也鼓今在北京國子監即元之舊地予官禮部時嘗命工搨之字多漫滅較之宋本僅十之二三而已 金薤琳琅

石鼓高二尺廣徑一尺有奇其數十其文籀其辭誦天子之田元大德十一年虞集爲大都教授得之泥中始移國學大成門內言鼓者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張懷瓘竇臮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程大昌董逌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鼓文剥漫宋治平中存字四百六十有五元至元中存字三百八十有六據今搨本則甲鼓字六十一乙鼓字四十七丙鼓字六十五丁鼓字四十七戊鼓字一十二巳鼓字四十一庚鼓字八壬鼓字三十八癸鼓字六共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 帝京景物略

比干墓字 銅盤銘

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 漢隸字源

比干墓在衛輝府汲縣西北十五里舊府志云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石斷字缺世以爲孔子書見舊搨本體勢與周穆王吉日癸巳類雖非先聖所書諒爲古篆無

同文圖書館印

疑秦觀以爲唐人書丹鉛續論以陶潛爲贊曰夫子戾止爰詒作銘似又不是而實夫子者也但陶集未見其贊其先聖所篆比干墓銅盤銘開元中固已爲耕者所得薛尚功鐘鼎款識言唐開元中偃師縣土人耕地得此盤篆文甚奇古釋文云左林右泉後岡前道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張邦基墨莊漫録又云政和間求三代鼎彝器遣人于鳳翔府破商比干墓得銅盤徑二尺餘中有款識一十六字金石文字記云比干殷人必無葬鳳翔之理此外不聞墓前有何古刻續博物志又云墓前有隸刻商大夫比干之墓七字意此漢以下之刻歟銅盤銘嘯堂集古録幷汝帖所摹刻者迥有不同證以三代款識秦漢碑刻則嘯堂尚似而舊體亦未可必也若今所傳差識左右字本尤爲可笑七修類稾

孔子季札墓十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又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攷也唐人刻此十字籀字極大不知一書而傳於世者大小不同何哉廣川書跋

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泰存展季之壠言孔子篆者始見於此王應麟困學紀聞

延陵季子十字碑人謂孔子書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可信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器蜀郡洗郡字半月正與此碑君

字同蓋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見其謬比干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釋及漢隸字源辨之甚明矣 吾衍學古編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爲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字作罒子攷篆文皆無之得曾敏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季子廟詩亦曰溪邊君子墓始悟爲君字非季字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尺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十有三字內有有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要知夫子蓋嘗爲是書爾 劉昌詩蘆浦筆記

此書流傳已久故陶淵明季札贊云夫子戾止爰詔作銘唐張從申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大曆中蕭定重刻於石又有謂李陽冰學嶧山碑得此而後變化者據此數說則眞仲尼書也歐陽公疑仲尼未嘗至吳且其字大非古簡牘所宜又有謂延陵之墓四字後世妄增卽黃長睿董廣川皆以爲疑卒未有敢定其眞僞者但淳化帖所收字小而鎭江石刻字大不倫不曉何故姑存之以俟博識君子 石墨鐫華

秦

嶧山刻石

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之然而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猶上官求請行李

登涉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今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碑也封演聞見記

秦嶧山碑始皇帝東巡羣臣頌德之詞至二世時李斯始以刻石今嶧山實無此碑而人家多有傳者各有所自來此本鄭文寶云是徐鉉所摹寶又言嘗親至嶧山訪秦碑莫獲遂以鉉所摹刻石於長安鄭文寶記云徐公晚獲嶧山碑模本師其筆力自謂得於天人之際太平興國五年登嶧山求訪秦碑邈然無覩今以徐所授模本刊石于長安故都國子學世多傳之予家集錄別藏李斯所書數十字尚存以較模本則見眞僞之相遠也今俗傳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其字體差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鉉又有別本云出于夏竦家以今市人所鬻校之無異自唐封演已言其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皆不足貴也○集古錄

鄒嶧山秦二世刻石以泰山所刻校之字之存者頗多而磨滅尤甚金石刻凡二十九字多於泰山存者嶧山字差小又不類泰山存者刻畫完好附錄於此蓋集錄成書後八年得於青州而附之同上

之罘山刻石

秦篆遺文纔二十一字都穆云汝州帖字僅十五予家所藏視汝帖多五字蓋莒公賜書堂本也其文與嶧山碑泰山刻石二世詔語同而字畫皆異惟泰山爲眞李斯篆爾此遺者或云麻温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眞者邪集古錄

按史記本紀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山凡刻兩碑今皆磨滅獨二世詔二十餘字僅存後人鑿石取置郡廨集古錄以爲非眞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金石錄

歐陽公謂其刻與泰山嶧山文同而字畫皆異吾子行撰周秦石刻音釋亦謂其與琅琊石文皆不類秦刻而不收録及考之董氏書跋謂嶧山刻字與泰山似異疑古人於書形類不一則此又有不當疑者予又安能定是非於其間哉金薤琳琅

漢

漢石經 魏石經

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於堂西四十八枚廣三丈魏文帝又刊典論六碑附於其次水經注

漢國子學堂之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此據後漢書儒林傳而言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一作四十六枚亦表裏隸字與水經注言三字者異又讚學碑一所並在堂前洛陽伽藍記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壽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卽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與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䧳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傳楨雜雜未詳下谿上欶谿上當是堂謂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

同文圖書館印

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東觀餘論）

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刊入石（曾惇石刻鋪敘）

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金石錄　廣川書跋云蔡邕鐫刻七經著于石碑號洪都三字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且曰魏一字漢三字按衛恒云正始中立三字石經江式論書表云魏邯鄲淳建三字石經于漢碑西皆與水經注合廣川書跋云云乃襲隋志之訛耳）

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金石文字記云按晉魏二書皆云立三字石經此獨以爲一字則所謂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者安在耶）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黄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辦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䝨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間必有同時揮毫者

子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隸釋

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石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謂孔氏壁中書以縯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篆爲隸古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安能具三體書法于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尚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以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于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邪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是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張縯石經跋

孫叔敖碑

楚相孫若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於循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栖事爲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爲共爲康爲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爲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其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劉昌詩蘆浦筆記

同文圖書館印

周府君碑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跋最後方辨其名璟蔣頴叔作武溪深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剥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顧云從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晰則併與其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爲未詳考邪同上

魏

大饗碑

魏文帝以延康元年幸譙大饗父老立壇於故宅壇前建石題曰大饗之碑相傳爲梁鵠書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漢隸字源

公卿上尊號奏

魏公卿上尊號奏漢隸字源云延康元年立在潁昌府唐賢多傳爲梁鵠書今人或謂非鵠也乃鍾繇書爾未知孰是集古録

受禪表

黄初元年立在潁昌府臨潁縣魏文帝廟内劉禹錫嘉話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絶漢隸字源

魏受禪碑世傳爲梁鵠書而顔眞卿以爲鍾繇書莫知孰是集古録

鍾繇賀捷表

鍾繇法帖曹公破關羽賀捷表也其後書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鍾繇上魏志是歲冬十月下遂書孫權請討關羽吳志書閏月權討羽以魏吳二志參校是閏十月矣吳志又書十二月權獲羽權以閏十月方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明年正月始傳首至洛鍾繇安得于閏十月先賀捷也今世盛行復有二本字大小不同小字差類繇書然不知其果是否姑並存之以俟識者 集古錄

右魏鍾繇書其辭云戎路兼行履險冒寒因述曹仁徐晃破關羽事其後題云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九日南蕃東武亭侯臣繇上按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摩陂而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又云羽已被手刃據三國志羽圍曹仁於樊爲仁所敗而走後爲孫權兵斬于臨沮與此帖不同 同上

歐陽文忠集古錄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於摩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按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効王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夭）刃者正是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

同文圖書館印

合非僞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案古人牋啓多不用年表奏則與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東觀餘論

昔人辨鍾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勢巧形密然則察眞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于勁密者可遙知其僞也賀表畫疎體枝鋒露筋絕不復結字此決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常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者校其實爾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於其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 廣川書跋

鷄雀賦

項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眞蹟鷄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僞帖也按草法亦如眞行孳乳寖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於必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僞書鷄雀賦三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録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本以妄爲忘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

僞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法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也 東觀餘論

晉

王羲之蘭亭序

晉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遊山陰與太原孫統承公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道生陳郡謝安安石高平郗曇重熙太原王蘊叔仁釋支遁道林并逸少子凝徽操之等四十有一人修祓禊之禮揮豪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乃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十百本無如祓禊所書者右軍亦自珍愛留付子孫至七代孫智永遺付弟子辨才太宗購募蘭亭知在辨才所以計取之 事詳蕭翼傳 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 宋濂云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于形意二者兼有之 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 何延之蘭亭記

劉餗傳記云蘭亭序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爲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即煬帝也帝不知寶後僧智果借搨反登極竟不從索果

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多知在辨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年搨十本賜近臣蘭亭博議

隋末廣州好事僧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爲之腹受水一升以水貯之則能行三曰如意以鐵爲之光明洞徹如水晶唐太宗特工書聞右軍之蘭亭眞蹟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知在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古今法書苑

智永臨本懷仁後序

右軍蘭亭修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懷仁素牋麻所書共成一軸唐初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禪師實右軍來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鸞返鵲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亦唐之書僧號爲能習右軍書者首尾映帶殊爲尤物錢唐吳說題蘭亭博議

陸臨蘭亭

唐司議郎陸柬之書頭陀寺碑前少兩幅書內空山字後筆以氏族志檢之父名山才遂以爲定及王詵處收錢氏陸臨蘭亭遂皆空山字王仲孜收蘭亭詩一卷詞云悠悠大象運殆是一種分開物米芾書史

唐人模本

[illegible]唐人模本云平生三見唐人模本蘭亭敘一見泗南山杜氏木刻者一是[illegible]家本一是蘇中書家唯蘇氏本冠諸家本其傳模不失眞處決非定武石刻所能及然不善爲蹈血指汗顏模書手未免有之 俞松蘭亭續考

定武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眞蹟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無之世號定武本薛師正向尚書之爲帥求之不得其猶子紹彭徧索之無所得聞公廚有石用以鎮肉刻文不知云何亟取視之乃刻牡丹賦於背者紹彭別刻石以易之攜玉石歸長安私第宣和中詔於其家取之乃連夜墨搨冀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氈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内爲眞在上二紙字畫愈細 蘭亭博議

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爲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芭書 蘭亭續考

宋濂云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胡林棄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 至宋景文

同文圖書館印

公師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永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繭紙蘭亭而刻石亦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爲擣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爲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致況欲索于肥瘦完損之間邪 潛溪集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世之法書亘古窮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爲訓不可復加然精麤眞僞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題後荅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眞迺爾邪在當時已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敘草爲遺蹤之冠太宗寤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智永弟子辯才處用房玄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乃云元草爲隋末時五羊一僧所藏誓與死守太宗以威驅勢脅而後得之二說不同則此敘眞蹟又有可疑如此自匣殉之後獲見硬黃響搨者且爲欣幸迨于明皇始刊之于學士院洎顯宗朝又刊于翰林待詔所攷其二石一乃懷仁所臨前瘦而後肥一乃王承規模刻豐殺得所轉搨精神至石晉時耶律輦藏北去遺是石以殺胡林遂號爲定武本亦不知其爲學士院本邪或待詔所本也後汴京書坊亦刻

一石咄咄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贋本時人鮮克致察而墨本玆焉可疑宣政
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于家敲刷過多駮駁剥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
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模而户刻之無非根苗于定武本其庸工者駮乎無
以議爲而精緻者得眞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爲疑又將如何自非得之之正
傳之之的雖明察秋豪欲決其近似之惑亦惡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爲博士
日得是本于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爲子孫矜式淳熙中闖入伯父位愛護惟謹
近爲獨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
所集蘭畹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
能釋手信乎其爲王承規舊本也嘉定己巳中秋鄭价裕齋志 蘭亭續考

右軍蘭亭敘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爲最勝然世之所傳
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尤延之謂瘦者爲眞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
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戴良叔
能題 同上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于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
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
也是日也觀宇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横開外三也管弦之盛
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不糢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敘之列

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略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眞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眞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辨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于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寇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裘裹之車載而去 王氏法書苑

金人盡取御府珍玩以北此刻非所識獨得留焉宗汝霖爲留守見之并取內帑所掠不盡之物馳進高宗時駐蹕維揚日置左右踰月鹵騎大至倉卒渡江因此竟復失之向子固爲揚帥高宗嘗令冥搜之竟不獲 王明清揮麈錄

歐陽文忠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刻不異自山谷喜定武本以爲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 蘭亭博議

唐人集王書碑多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蓋此得其眞宜其貴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別未爲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意薛道祖籤題爲唐古本臨川王厚之跋 同上

夫以肥瘦别定武先後本亦是妄論予留都下九年士大夫家所有蘭亭帖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朗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

然氣象深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咸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皴動如輕煙籠染拭拭未去之狀俗語謂之紛紋此尤不可僞爲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袁説友書 同上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衆本皆不及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内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褊而見鋒蹔字内斤字足字轉筆賊豪隨之於斫筆處賊豪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 米芾書史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和字口下横筆稍出年字懸筆上湊頂在字左丿反剔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字脚斜拂不挑流字内乙字就回筆不是點殊字挑脚帶横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趣字波略反卷向上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抱字已開口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興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未嘗不不字下反挑脚處有一闕如此甚多略舉其大槩持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 姜夔蘭亭偏旁攷

各處摹本蘭亭石刻癸丑二字略小而相連崇山二字旁注因寄所託因字中改曽不知曽字旁注作僧字向之二字痛哉痛字悲夫悲字斯文文字皆改而筆重視昔之下圏去二字東觀餘論云晉史逸少傳無曽字乃是徐僧權得之用名字小印押縫耳歲久止存僧字後人不知誤爲曽字脱落增添此字耳因并記之王佐識 格古

同文圖書館印

要論補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革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難贅疣書家一詞稱定本審定由來有要領氈墨或因三疊紙針爪天成八段錦中古亭列九處剜最後湍流五字損界畫八麤九更長空一尾行意不盡歐公集古莫之珍道祖懷璧西歸秦雲林寶晉最博雅肉骨喻借修江人近世王尤號多識肥瘦聚訟徒紛紜手追賴有吳姜輩麤於斯文能寫眞眞僞要區別驪黃俱小節模拓偶濃淡豈足病奇絶取玉棄木石貴完次剥缺鑒裁當精深副以右方訣曾氏審定蘭亭訣○格古要論

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爲冠諸家辨别眞贋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刊石易舊本歸其家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今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蝌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爲眞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爲針眼爲蝌爪爲丁形也使眞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爲善本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爲而其筆意非眞能者未易辨今不求其本而區區焉注目於其末此相馬而惟記其驪黃牝牡豈不爲九方臯所笑乎山谷論此帖以爲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肥瘦亦自成妍要皆存之以心會其好處此眞能觀書者也潁川曾槃樂道題蘭亭博議

歐陽公著集古錄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彼宋諸賢謂薛向之子嗣昌私易定武本別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律今以歐公所論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爲第三本矣議者又謂嗣昌鑱損湍流帶右天以亂眞後入宣和曲水亭予嘗豪髮辨證亦微有不同此卷壓角小印正嗣昌名印而米襄陽親跋猶眞舊藏張參政孝伯家其子寺丞即之以書名一時大變古體遂不能傳印識猶可攷也今以予平昔所見本悉疏于後

不損本趙明誠本前有李龍眠蜀紙畫右軍像後明誠親跋明誠之妻李易安夫人避難寓吾里之奉化其書畫散落往往故家多得之後有紹勳小印蓋史中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黼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錄家藏石刻鐘鼎篆籀鑑銘泉譜侔内府其家兵後不廢近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翔道士黃石翁黃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爲浙西提舉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籲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冊葉與二本無異今歸子昂承旨家

蘇承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内侍譚氏家精神無豪髮恨

同文圖書館印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沒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參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潘經略時本題識皆德鄘手書滿軸予以有米跋本遂贈鄧善之文原鄧借田師孟師孟有借書不還癖因留之予跋乃翦去矣

損本龍圖閣學士劉公克莊本細書滿紙後有賈相跋亦滿紙梧蒼鄭陶孫爲福建儒學副提舉得之爲翰林應奉貿質于瓷器劉氏屢入子錢卒以逋重爲劉氏所得

有叔信父印 損本多有叔信父篆印蓋宣和曲水亭旣成亟以御筆繇京兆薛嗣昌家宣取留內璫所暮以匱金紙即越蟬翼紙疊三紙連印故下本肥中本著中上本微瘦然皆無異此本子昂得于都城裝成冊葉瓷器劉生手之不置以銀壺杯盂易之

翰林承旨趙孟頫家本得于霅溪陳侍郎振宗伯玉號直齋其家藏書冠東南今盡散落予家亦得其數十種此本亦有叔信父印

翰林侍讀學士張伯淳本有黃豫章跋予每疑鑱損與山谷差有先後然本無異前數本更俟他日以攷袁桷清容居士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卽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瘦者有五字未損者有五字損者何子楚王明清謂唐時諸供奉搨此帖獨歐陽率更逼眞石留之禁中他本在外爭相摹搨而歐本獨不出邪律德光先入汴得而棄之殺胡林流傳李學究家以

至復入公庫所謂未損本也定武薛帥子紹彭摹之他石以應世購潛易古刻于湍流落左右五字微劖一二筆藏于家大觀中人主知之取進御龕之宣和殿壁師陷諸珍寶悉逐虜北而此獨留宗汝霖得之以進光堯至維揚而復失之所謂損本也然則紹彭之所別摹者亦得稱未損本也未損本既有兩種不易辨而先搨者又不可得蓋不能不取極損本矣董逌謂定武非歐筆爲湯普徹臨亦未有據至所云肥瘦本或以定武有二石或以搨法少異格之殊不知辨千里者不當在驪黃內也 弇州續稾

玉枕本

蘭亭帖自唐以後分二派其一出于褚河南是爲唐臨本其一出于歐陽率更是爲定武本若玉枕本則河南始縮爲小體或謂率更亦嘗爲之 王褘忠文公集

王佐云臨江府有玉枕蘭亭帖永樂中佐得之燬于火惜不知是何人所書近在南京李莊家見之云是趙子昂所書字皆蠅頭小楷方四五寸字行如蘭亭古本 格古要論

淳化本

予嘗蓄一二禊序近歲得畢少董所藏義龍董氏淳化中本最勝少董跋其後甚詳自言董氏有三百本取其尤者三此又其最佳者後多名士題跋而曰君秀實大篇亦以此爲三本中第一故尤寶之與此本無一毫之差而此長半寸許當是裝潢者

同文圖書館印

用刷太重遂引而伸之爾 攻媿集

褚蘭

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反豐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劚地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爲杵碎因築得之中有柄竅縱横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蓋可想見

河南郭雍題 蘭亭博議

米元章題永徽中橅本云永和九年暮春月内史山陰幽興發羣賢題咏無足珍敘引抽豪取奇札好之寫來終不如人助留爲後世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模寫雖多誰定似昭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祕彥遠記模不記褚要録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苦求高俗說紛紛那有是 蘭亭續考

三米本

蘭亭葬昭陵真蹟不復出摹勒豈無誤拓本徒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不察獨取定武本爲真妄矣予頃見唐刻本有一二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氏所藏板本崇寧初米老嘗模刻于寶晉齋號爲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絶不類他本區區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 蘭亭博議

都下木本成都本

蘭亭褉飲詩敘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按此即所謂棠棃板本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凡東坡謂此本乃絕倫也黃山谷集

寶月本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爲譜於後蓋子由得於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于蜀中州人或未知也予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稍黑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普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普徹亦竊搨出外以傳普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雖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也故世以善歸之普徹蘭亭眞本世不復知至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廣川書跋

悅生堂本

宋景定咸淳間賈似道枋國定武舊刻流落人間者尠不以資其清玩嘗俾其客廖寺丞參校諸本異同擇其字之尤精善者輯成一帖令婺之良工王用和刻之經年乃就尋補用和勇爵以酬其勞其石後入京師今在故執政吳公家黃學士集○宋濂云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廖瑩中參校定武諸本采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按師憲遭竄逐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家號爲至精

宋濂云定武已有二刻其後又有棠棃板本洎馮當世錢仲畊曹晁范序辰悅生

堂新塘李氏等本不翅五十餘家雖皆祖定武而其筆意相去殆若天淵之懸隔矣 潛溪集

王世貞云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爲甲而定武諸本次之古懿永與宣城又次之 弇州續稾

大業石本

龔聖予云禊序有大業間石本其後有隋諸臣銜位然則在智永未藏之前此帖亦當入御府 周密雲烟過眼錄

復州本

復州裂本首六行斜裂第一行闕會字又永字與二行會字三行畢字四行修字五行爲流二字六行弦字正當裂處十三行因字改筆作小仲字十七行向之字差大二十五行視昔下二字作圜夫字上露初也宋末行文字稍重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没民間宋紹興丁丑郡守何文度搜訪得之 胡祭酒頤菴集

豫章本

豫章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第三行羣字第六行列字第七行幽字第九行勝字俱有闕白又第九行觀字第十行以遊二字十一行樂也夫三字十二行抱悟言三字十三行形骸之外四字十四行其欣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同上○按信巖老人跋云蘭亭序草入石者非一當以定武古本爲勝徽猷閣學士胡世將守豫章刊二本一出於錢氏貞觀石本一不言所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

江州本

江州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五行湍字第六行坐其二字第七行詠亦二字第八行清惠風三字第九行之盛二字正當裂處餘同復州本 同上

鄱陽本

鄱陽汪相家裂本首行闕會字第二行亭字三行羣字四行流激二字七行幽字九行盛字十二行内字十七行隨字十八行猶字廿二行若字廿三行生字皆有闕白又其裂處正與豫章本同後有圖書二一云忠衛社稷之家 同上

處州本

處州劉涇本云是巨濟刻家藏絹本首行會字全末題模家本留刻仙都又題紹聖丁丑蜀人劉涇字皆全惟第三行畢字闕白 同上

石氏本

石氏肥本云是石熙明摹刻石首亦闕會字筆畫雖肥而意度亦有可取 同上

不知處本

不知處本首行亦闕會字其中多有細裂而意度亦好 同上

淡墨本

淡墨本前八行横裂第一行暮字二行亭字三行咸集字四行有字五行流字六行管字七行幽字八行暢字仰字正當裂處又十七行十八行有細裂文 其原不知

何處同上

劉無言本

劉無言本首行亦有會字筆勢稍活動當是重刻褚本褚本在宋時初藏蘇氏米元章以名畫易得之極爲寶愛後嘉熙庚子西秦張澂清淑摹刻上石不知無言何時又重刻也同上

永嘉本

永嘉本云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寘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眞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三年僧懷仁集書又有秦檜吳傅朋題識具在同上

北京本

北京本近出天師菴土中規模意度與豫章本略同今在北京國子監中同上

右蘭亭諸本當以復州本爲勝次豫章本次則劉無言重刻本次北京本其他皆不及也豫章胡儼記同上

金陵清涼本

蘭亭帖世有定武本爲第一金陵清涼本爲第二其定武本宋建炎南渡不知存亡清涼本洪武初因寺廢入官其石留天界寺住持僧金西白盜去後事覺其僧繫獄死石亦不知存亡格古要論

考蘭亭

書之有六義有八體有脫簡闕文之疑有豕亥魯魚之辨考者考其字之訛謬也非考其字之姸媸也考其字之姸媸後世之末學也梁武評書按一時之遺跡敷數語以形容庾肩吾又品第其高下不過論其大略而已未有提出一碑一碣縱論其善惡者尤未有一碑變數十百碑如蘭亭敘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賛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爲精不善者之所以爲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嚮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眞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搥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爲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眞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本朝黃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鈌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淸眞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遒媚勁健或曰温潤典刑或曰謝脫拘束皆未爲精密也米南宮之賛雖奇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字全其雅韻九觴字備著眞標浪字無異於書名

同文圖書館印

由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而爲曾公樂道譏之曰恐爲九方皐所哂然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九觴浪由仰殊列九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爲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一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高宗皇帝賛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勻反成吏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者不露骨此右軍之字所以爲行書之宗也夫賞鑒識別之嚴各隨人品而上下昧者貴耳賤目矜己技善未易以口舌辨也間有雅尚君子挈長度短博覽研校不過至定武重開本而止蓋初本罕落東南未易見故也予見此序亦多矣雖不能盡知何處所刊每見善本亦未嘗不爲之躍然及見中原故家舊本於是心降慮消氣融神暢又懼其見之未博也疑必有過於此者廣采近時精鑒之士所共推爲善本者十餘家點點畫畫錙銖而考之未見其可以伯仲稱也脫肥者必失之氣濁瘦者必失之骨寒神癡而質俚者有之意縱而筆狂者有之或同兒戲不知其醜而夸于石者繁瑣可羞也若後世再有王右軍則後之蘭亭或勝若後世未有王右軍則蘭亭當求初本無疑不見初本政自不必觀蘭亭也昔有所謂古蘭杵蘭褚蘭今予作考蘭四卷逐

字疏于其下云 王柏魯齋集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内府所藏每版有内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有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攜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幷録其目眞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古刻　定武闊行 若合一契行闊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兩京斷石　古懿郡齋

永興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眞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 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隆州

永嘉　彬州　古雲斷石　金陵三米 米芾米友仁米友知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内府

高宗臨定武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省

内殿　内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鈎

晉唐刻　孫過庭草　彭城小字　京師鵝黃棗木黃紙印

庚集一十刻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子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吴說草書　吴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消暑重裝

番昜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盧山吴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丘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輟耕錄

永樂内府本

前翰林檢討王偁得蘭亭墨本以進文華殿蓋唐人鈎摹者睿旨命刻石閒賜大臣及近臣 楊士奇東里集

周邸蘭亭

蘭亭禊序自陶九成所紀賈秋壑家藏修城定武一百十七刻又廿年而周邸之刻繼之其聲價劇出諸刻下雖有定武及肥瘦褚摹唐賜五帖之不同而結構波拂一一出憲王指腕無山陰神駿意第龍眠畫與王手書諸說却他本所無亦足稱禊史 弇州山人稾

東陽本

近年揚州僧舍發地得二石皆蘭亭舊刻一缺其前一缺其後鹽運使何士英裁齋

合之爲一前所存者十八行止猶不二字後存者十行起能不二字兩本肥瘠相近清韻可愛世傳宋思陵駐蹕於揚金人奄至所愛蘭亭瘗之而去此豈是邪（楊士奇東里集 按王佐云士英以宣德四年得之十年致仕攜此石以歸金華一函肥本一函瘦本與此云兩本肥瘠相近者又迥異）

潁上本

嘉靖八年潁上村民耕得此石送縣治縣官都不省視送之學官齋夫移置鄰壁磨房逮丁酉清明孔文谷先生涖憲此邦聞而索之亟屬姜尹龕諸明倫堂中黃庭另一石龕左右列（邢侗來禽館集）

黃庭經

黃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爲（集古錄）

黃庭經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倣所以不同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淸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眞誥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以眞誥校）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釀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

爲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黄庭也以二書考之即黄庭非逸少書無疑米芾書史云黄素黄庭經一卷是六朝人書陶穀跋云山陰道士劉君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黄庭經此是也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黄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黄庭經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畫替鵝爲非眞則黄庭內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黄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黄庭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而韓退之第云數紙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黄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此帖始見于梁代蓋晉興寧以後或宋齊人書也東觀餘論

伯思之論似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黄庭經換鵝與書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語黄庭之傳在右軍死後二年此最失於詳審也道家有黄庭內景經文黄庭外景經及黄庭遁甲緣身經黄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黄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即眞誥所言者外景經三篇乃老君所作即右軍所書者與魏夫人所傳者初不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云永和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與小歐陽集古録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黄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黄伯思謂與梁武啓在著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於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

晉有道士好黄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序人聞王右軍精於草隸而復愛白鵞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 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此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悦道士之鵞因爲之寫若黄庭是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鵞故以是爲贈以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鵞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唯李太白知其爲二事故其書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蕭灑出風塵山陰過羽客要此好鵞賓埽素寫道經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鵞去何曾別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鵞也送賀賓客歸越 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黄庭換白鵞此言書黄庭經得鵞也太白於兩詩亦各言之都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又程文簡演繁露云王羲之本傳以書換鵞者道德經也文士用作黄庭人皆以爲誤張彦遠法書要録載褚遂良右軍書自正書第二卷有黄庭經六十行與山陰道士其時眞蹟故在旣可以見其爲黄庭無疑入武平一徐氏法書記親在禁中見武后曝太宗時法書六十餘函所記憶者扇書樂毅告誓黄庭又徐浩古蹟記玄宗時大王正書卷以黄庭爲第一 不聞道德經則傳之所云卻 誤程云晉書傳誤者蓋未詳太白之詩故不知爲二事也 王氏法書苑

黄庭内景經

黄庭内景經舊黄素書或以爲右軍跡非也晉書言右軍寫五千言遺山陰道士則

黃庭尚在可疑況因黃庭又及內景經乎唐人臨仿率用黃素據此以證是滿世界皆右軍矣董玄宰欲援陶秀實趙吳興二跋定爲楊羲和書亦屬臆決予觀宣和書譜明載道士梁元一寫太上內景經見藏御府且言元一效鍾王楷法其法嚴其氣逸其格清嚴如秉簡而立星壇逸如馭風而揮八極清如秋宵之飲沆瀣推許良亦不薄今遺蹟大約近之何必如骨董家盡歸之右軍以眩聾瞽耶 焦竑澹園續集

東方朔畫贊

予嘗觀東方畫贊墨蹟疑是吳通微兄弟書然不敢質也遺筆結字極似通微書黃庭外景經也如佛遺教經石刻止是經生書不可引與同列矣 山谷集

遺教經

遺教經相傳云羲之書僞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 集古錄

僕嘗見歐陽文忠公云遺教經非逸少筆以其言觀之信若不妄然自逸少在時小兒亂眞自不解辨況數百年後傳刻之餘而欲必其眞僞難矣顧筆墨精穩自可師法 山谷集

佛遺教經一卷不知何世何人書或曰右軍羲之書庭堅曰吾嘗評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爾清勁方重蓋度越蕭子雲數等 王氏法書苑

董逌云歐陽永叔以此爲唐寫經手黃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樂

同文圖書館印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毅論搨本皆摹畫善者與寫經手何異此書疏肥令密密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佛戒經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緣共崇鐫刻則知爲比丘道秀所書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蓋永叔魯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廣川書跋

遺教經歐公謂唐寫經手所書明誠定著爲唐遺教經則尚有可疑以世民二字俱如此寫不空筆畫恐非唐人書不若山谷之言不知何世何人得闕如之遺也 攻媿集

十七帖

王逸少十七帖先唐石刻本卷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眞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 東觀餘論

貍骨帖

貍骨方今官帖中定爲王右軍書唐人謂此本荀輿治勞方右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常以古書雜蹟二卷問于陶隱居對以貍骨方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在梁已疑其僞今定爲右軍書果何據邪然右軍嘗爲此帖子敬臨之不可知也 廣川書跋

筆陣圖

右軍筆陣圖凡二本其一正書差小有率更之清勁而小怯其一行筆甚遒逸而不能脫俗氣或以爲江南李主筆或謂李主不辦是斷然非右軍蹟也亡論非右軍蹟

即圖說非右軍所著也何者右軍十二而過江所謂之許之洛者何語也此圖之誤也華岳碑乃張昶非張旭也此書之誤也李衛公上華岳書麤豪不成語斷亦後人附會之談而結法却秀頴有唐人氣以其皆宋搨極精微故合為一本置山房中配懷琳絕交書成贋古一故事云 弇州續稾

筆陣圖有真行二本皆以為右軍書予以為無論張昶作張旭字誤而已其文亦非右軍語乃六朝之好事者為之予此正書真宋搨筆力遒美髣髴信本而古雅勝之行書差縱佳處與俗處相錯當亦是李重光以前物也 同上

楊用修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裔孫遺之蓋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壓李主所匃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偽書裝潢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強作解事引沈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災之石俱可笑也 弇州山人稾

理頭眩方

虞世南理頭眩藥方雙鈎模本在鮑傳師家後為俗人添入羲之兩字傳入晉州法帖以為羲之書聵聵可笑 米芾書史

右軍雜迹

陶隱居梁武帝啓云二卷中有雜跡謹疏注如別第二十三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

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黄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二十四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黄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黄綺一紙遂結滞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繇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欬方一紙是謝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法書要録）

梁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寥）廓耶奚奪（闕一字）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黄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闕二字）予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靈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爲子）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完又闕二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此六字不完又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四字或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楊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鶴壽不知其幾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邪奚奪
子仙鶴之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之兹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名真惟髣髴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
鳴語解化浮丘去華左取曹國右割荊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
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丹楊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
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予欲無言紀爾歲辰玄門去鼓華表留聲
我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割荊門未下華亭
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廣川書跋

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浸好事者多伺水落時摹而
傳之往往只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紀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予所得六
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
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
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集古錄

右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為何代人歐陽公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
道號予徧檢唐史及況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

同文圖書館印

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金石録

歐陽文忠公以舊紀稱王羲之書爲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然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不可矣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爲行凡十爲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予於崖上又得唐人詩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豈又并詩繫之也耶廣川書跋

瘞鶴文非逸少字東漢末多善書惟隸最盛至於晉魏之分南北差異鍾王楷法爲世所尚元魏間盡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以楷隸相參瘞鶴文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蔡忠惠集

焦山瘞鶴銘不著姓氏但稱華陽真逸世因謂羲之書雖前輩名賢皆無異論獨張子厚丞相不以爲然緣石刻在崖下水濵非窮冬水落不能至其處其側復有司兵參軍王瓚題名小字數十與瘞鶴銘字畫一同雖無歲月可考官稱乃唐人則張丞相可謂明鑒也蔡佑雜記　按張子厚乃毗陵張璺非章惇子厚也作張丞相殊誤

宋尤文簡公云瘞鶴銘側一小碣云徒步不知遠夕陽猶未回好花隨意發流水逐人來無名氏與刻石之歲月碣旁復一小石刻詩云江外水不凍今年寒苦遲三山在何處欲到引風歸後題云丹楊掾王瓚作王氏法書苑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缺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麤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耳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

往只得數字惟子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鵞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號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非其別號與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按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岳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銘後又有題丹楊尉山陰宰數字又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已自稱眞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東觀餘論

黃伯思學士以瘞鶴銘示予世謂晉右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顧況道號嘗考次其年義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當三十九年而太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爲稱顧況卒于貞元末當元和七

年爲壬辰九年爲甲午上推壬辰歲爲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稱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後皆不合於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于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海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爲陶君所書然華陽眞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山樵也四人者各以其號自列固不得識其名姓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巖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霜雪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世書傳逮六百年不應書如新刻于石今求銘後王瓚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鈌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知也 廣川書跋

集古錄疑華陽眞逸前後有人同斯號者西清詩話云予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眞逸此蓋同斯號矣 若溪漁隱叢話

考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斫鼓鶴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豈復有義之誰肯遽取以爲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漁隱考訂華陽眞逸爲陶隱居或庶幾焉 劉昌詩蘆浦筆記

元曹士冕云焦山瘞鶴銘筆法之妙爲書家冠冕前輩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後雲

林子以華陽眞逸爲陶弘景及以句曲所刻弘景朱陽館帖參校然後衆疑釋然其鑒賞可謂精矣以予考之一本山樵下有書字眞宰下有立石二字一本我傅爾銘作出於上眞爾其藏靈作紀爾歲辰張嵒本作丹楊外仙郘亢本作丹陽仙尉又有作丹陽外仙尉者且中間辭句亦多先後不同法帖譜系○張嵒云瘞鶴銘今存于焦山及崔氏墨亭者蓋盡于此凡文字句讀之識乃點畫之僅存者可二一作十餘言而所亡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蓋九行行之全者率二十五字而首尾不預與作爲熙寧三年春予與汾陽郭逢原公范陽張褘子偉索其逸蹟於焦山之陰偶得十二字於亂石間石甚迫隘偃臥其下然後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楊外仙江陰眞宰八字與華陽眞逸上皇山樵爲似傳作是眞侶之號今取其可考者次序之如此其間闕文雖多如華亭寥廓之類亦可以意讀也董逌云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嵒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者刀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

宋馬古洲子嚴云予淳熙己酉歲爲丹陽郡文學暇日遊焦山訪此石刻初於佛榻前見斷石乃其篇首二十餘字有僧云往年崖間震而墜者予亦信然遂挐舟歷觀崖間尚餘茲山之下二十餘字波間片石傾側舟人云此斷碑水落時亦可摹搨予因請於州將龍圖學士張子顧出之張欣然發卒挽之既出則甲午歲以下二十餘字偶一卒復曰此石下枕一小石亦覺隱指如是刻畫遂并出之疾讀其文則與佛榻所見者其文一同持以較之第闕二字而筆力頓異乃知前所見者爲寺僧所紿耳近觀陶隱居諸刻反覆詳辨乃知此銘眞陶所書前輩所稱者衆矣惟長睿之說得之此不復辨 顧元慶瘞鶴銘考

姑蘇大石山人顧元慶作瘞鶴銘考斷以爲陶隱居書然尚少一證李石續博物志云陶隱居書自奇世傳畫板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迹大石山人何

不引此 金陵瑣事

鎭江志云銘之所餘斷石今在山之西南觀音菴下濵江崩崖亂石間春夏水漲石沒秋冬水落始可摹搨崖上者乃翻本也 王氏法書苑

唐

唐碧落碑

絳州有碑篆字與古文不同頗爲怪異 金石文字記云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篆文難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 李陽冰見而寢處其下數日不能去驗其文是唐初不載書者姓名碑上有碧落二字人謂之碧落碑 李肇國史補

段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謂碑在碧落觀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得名予至絳州龍興宮考其記知舊爲碧落觀又篆文若未畢者終非碧落字則肇說是也 廣川書跋

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冰見此碑裵徊數日不去又言陽冰自恨其不如以槌擊之今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冰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冰遠甚也 金石錄

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宮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爲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書 趙明誠金石錄以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宗室黃公譔所述或云陳惟玉書或云譔自書 莫知孰是洛

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集古錄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知爲陳惟玉書歐陽永叔以李漢碑爲黃公譔然字法奇古行筆精絶不類世傳篆學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奄有秦漢遺文徑到古人絶處此後世所疑也又別本碧落篆州將不欲以槌擊石像迺摹別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橫直圜方典刑有稽然遒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志令陳惟玉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爲戲哉廣川書跋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歐陽修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董逌云以唐歷考之實咸亨元年永叔謂總章者誤也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爲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璿之玉京宮記以爲陳惟玉李漢黃公記以爲李訓之弟譔殆莫能定而翠巖龔聖子則又以爲宗室璀豈或有所考邪潛溪集

唐韓王元嘉絳澤二州皆有子黃公爲妣妃薦嚴作文立石以表孝誠文雖不同而俱名曰碧落在絳州者刊於天尊之背在澤州者立於佛龕之西五總志

吾子行謂碧落碑以籀文歸小篆爲妙絶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蓋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懷麓堂集

唐石經

同文圖書館印

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由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於大同積六十載崩剝污衊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國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皡博士公肅（韋公肅）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之其製如版櫝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

初參拜詔與儒官校正經典乃取漢蔡邕石經許慎說文呂忱字林陸德明釋文命孝廉生顔傳鈔撮疑互取定儒師部爲一百六十非緣經見者皆略而不集（崇文總目）

唐人以說文字林取士其時去古未遠開元以前未改經文之日（唐書藝文志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尚書從今文）篆籀之學童而習之今西安府所存唐睿宗所書景龍觀鐘猶帶篆分遺法至於宋人其去古益遠而爲說日以鑿矣大曆中張參作五經文字據說文字林刊正謬失甚有功於學者（日知錄）

劉禹錫新修五經壁記當作於太和年間自土塗而木版自木版而石壁凡三易矣乃今石刻其末曰乾符三年孫毛詩博士自牧以家本重校勘定（當云毛詩博士孫自牧於文乃順）七月十八日書刻字人魚宗會其字別體與朱梁所刻相類而本文不然當是開成中所刻其中有磨改數字者意自牧所爲也（金石文字記）

唐文宗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鄭覃以經義啓導稍折文章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後漢蔡伯喈刊碑列于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爲蕪累甚矣舊唐書文宗紀

唐開成中唐玄度奉詔覆定太學石經文字以補張參之闕更作九經字樣爲七十六崇文總目

石經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玄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如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玠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已下四字闕書石官將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檢校刊勒上石朝議郎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子司業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檢校官銀青光祿大夫已下十字闕國子祭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宮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覃官銜闕十字九經字樣云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金石文字記

同文圖書館印

九經者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又有孝經論語爾雅其實乃十二經又有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皆刻之於石今在西安府學世乃指此為蜀本石經今石經末大書開成二年豈未之見而妄指為孟蜀邪 日知錄

梁天祐甲子歲太尉許國公為居守 甲子歲昭宗遷洛之年許國公韓建也 移太學并石經於此 劉從乂修文宣王廟記

石經舊在務本坊自天祐中韓建築新城而石經委棄于野至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之請輦入城中置于此地即唐尚書省之西隅也今龍圖呂公領漕陝右以其處窪下命徙置於府學之北墉而建亭焉 黎持新移石經記

石經左傳文公宣公卷成城字皆缺末筆穀梁襄昭定哀四公卷儀禮士昏禮皆然此為朱梁時所補刻考之宋劉從乂 建隆三年 黎持 元祐五年 二記但言韓建劉鄩移石而不言補刻然成字缺筆其為梁諱無疑昔人固未嘗徧讀而博考也 金石文字記

趙崡唐刻石經考云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五經文于太學講堂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書丹刻石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科斗鳥跡體篆用史籀李斯胡母敬體隸用程邈體此三刻也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缺崔光之請補之此四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于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從李林甫之請此五刻也文宗時鄭覃以經籍刓

繆建言讎刊準漢故事太和七年勅唐玄度覆定石經字體于國子監立石九經并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字樣四十卷開成二年告成此六刻也 石墨鐫華

按六朝以前用分隸今石經皆正書且多用歐虞筆法知其爲唐人書矣禮記首月令尊明皇純字諱尊憲宗又知其非天寶以前人書矣然則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石經也嘉靖乙卯地震石經倒損西安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缺字別刻小石立于碑旁 同上

蜀石經

僞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石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穀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尚書則晁公武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趙抃成都記

唐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爲祕書監請募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成都石本諸經毛詩儀禮禮記皆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周禮者祕書省祕書郎孫朋古書周易者國子博士孫逢吉書尚書者校書郎周德政書爾雅者簡州平泉令張德昭書題曰廣政十四年蓋孟昶時所鐫其字體亦皆精謹筆札猶有貞觀遺風故不庸俗可以傳遠唯三傳至皇祐元年方畢工殊不逮前 容齋續筆 ○ 曾惇石刻鋪敘云益郡石經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蜀鐫至十七卷止

同文圖書館印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為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為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知唐之澤遠矣容齋隨筆

石室十三經孟蜀所鐫唯三傳至皇祐初方畢故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九月十五日工畢乾道中晁公武參校後唐蜀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于石張奐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玉海

宋石經

仁宗至和元年八月十六日己酉以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書石國子監帝從其請二年九月十五日功畢上之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為篆隸二體刻石兩楹○嘉祐六年國子監言草澤章友直篆石經畢詔補試將作監主簿以同篆石經殿中丞張次立與堂除書目云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

高宗紹興十三年三月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六月出御書周易尚書委加臨安府張澄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春秋左傳上又書論語孟子皆刊石立于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堂之廊廡石刻鋪敘云高宗親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淳熙四年二月十九日詔知臨安府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寘碑石于閣下墨本于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五月二十四日磻老奏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十三日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玉海

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版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眞字周密癸辛雜識

陳基西湖書院書目序云杭西湖書院宋太學故阯也德祐内附學廢爲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即治所西偏爲書院後爲尊經閣閣之北爲書庫實始收拾宋學舊版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夷白集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八十九

書辨證下

淳化法帖

第一帝王書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僞帖晉武當是孝武梁高當是齊高米芾法帖題跋

衞巨山云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草是章帝時已有草書矣然千字文者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書千字使周興嗣以韻次之時南平王偉令蕭子範亦製此文蔡遠浪釋辰宿一帖興嗣文也豈得爲漢章帝之書邪歐陽文忠以謂前世學書者已有此語不獨始於羲之令急就篇之類尚有存者其詞高古讀之不問可知爲漢人之文與興嗣所作殊不類也文忠此説殆亦可疑爾淮海集

同文圖書館印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似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尚未中其病 黄伯思法帖刊誤

東書堂帖定爲杜度書千文章帝時既未有而杜度亦漢人二說皆誤或云是蕭子雲書 淳化閣帖釋文

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按省啓帖與後謝王帖雖在疑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 法帖刊誤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同上

安軍破堽數朝三草書筆勢糺繞若一其僞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爾無別因疑其僞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臮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同上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同上

梁武帝書數朝脚氣脚字微摹轉失筆 山谷集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號高祖此書目誤以

祖爲帝耳 法帖刊誤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按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甍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藹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答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同上

唐太宗臨朝帖昨夜以下應是別日敕 山谷集

唐太宗廢遊甘泉帖只理會遼東一役 同上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録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據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法帖刊誤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邪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衞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硎刃虎駭鷄視孝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盡是夙工晉世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

著能品梁武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堽數朝三書糺繞若出一手定爲贗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不解創搆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邪伯思謂予江叔藝韞二帖爲高宗書覈矣謂枇杷移嘗亦高宗未有據也叔懷弟也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弇州山人稾）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與晉帝一手僞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同上（米芾法帖題跋）

唐文皇右軍傳賛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絶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辯目（法帖刊誤）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同上）

伯英云吾上方崔杜不足下比羅趙有餘則序崔當在張前（山谷集）

尚書宣示鍾書眞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

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寳幷入棺眞蹟遂絶此本右軍所臨者法帖刊誤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幷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同上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鷂雀賦同皆非眞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字字畫高古與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同上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温陸雲謝安謝萬等十四帖武帝王戎書字有篆籀體氣象奇古墨色如漆内郗愔一帖即閣本法帖所錄者昔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此卷中獨取愔兩行餘在所棄寳章待訪錄

晉侍中郗愔第三帖毀當字作兩行可笑山谷集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

同文圖書館印

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冉拜正晉世體 法帖刊誤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爲古今第一昔人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拏攫今此諸帖法具有之米元章以眞蹟久絕疑爲長史書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疎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爲大令書又以爲張融思光危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爲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爲右軍臨書白騎遂帖爲大令臨書長風帖爲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況贋元常眞右軍大令哉皇象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眞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卓健逸發骯髒廉稜獨表光絕覽之故當爾爾衞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倣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眞亦輕於持論矣張華稱丞相王珉稱司徒衞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令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弇州山人藁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庚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僞帖 米芾法帖題跋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爲媞子作按江淮之間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自何感也 法帖刊誤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按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陶侃啓也 同上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同上

晉劉超爲人慎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別其僞審矣 同上

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 同上

劉瓌之乃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眞與王廙三十四日帖無異 同上

王著敘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琊族也非通古甚那至爾 同上

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

同文圖書館印

蓋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故也眞行則法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同上

余觀凝之字法最密恨不多見 山谷集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寶翫之値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録惟一紙耳摹傳失眞無復意象 法帖刊誤

索征西筆短意長誠不可及長沙古帖中有急就章數十字劣於此帖今人作字大槩筆多而意不足 山谷集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僞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啓事文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法帖刊誤

陸士衡平復帖其書極似索靖筆法始知閣帖所刻陸雲書亦後人爲之陸更古也 淸河書畫舫

晉太守山濤補吏部郎帖此下有十九字悮置羊欣書後 山谷集

宋特進王曇書王曇首失一首字 同上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

羊欣卞壼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瓌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僞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以本爲勝王僧虔兩啓皆佳結字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郡啓同書聲信不虛得法帖刊誤

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蹟間始予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因彙次祕閣（川本作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手帖每卷題云倣書第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者皆在焉其餘法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爾取古人詞語自書之爾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爲倣書蓋但録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法帖時如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眞帖間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内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幷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操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幷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其餘盡一手僞書（東觀餘論）

第三卷庾元規書媞子江淮間呼母爲媞書箱計是奉母作翼書法古雅啓事似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臮評其勢捷而疎鷙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伯思又謂劉超箏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眞者臨倣乃有餘自運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著羊敬元孔彥琳皆入妙品僧虔兩啓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此卷前輩評駮甚衆要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 弇州山人藁

第四梁陳唐人書

阮研 蕭確 並同章帝 虞世南 臨樂毅論者俗人僞帖 餘皆眞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僞作 米芾法帖題跋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郡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僊信篤論也 法帖刊誤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同上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按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鎭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學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敬體以前帖視之如蒹葭倚瑤林也同上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同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爲之同上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同上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爾效其語作此耳同上

薄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號羊薄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同上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

同文圖書館印

品行草入妙竇賦比之激溜懸磴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泉交注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疑非眞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寛而壯賒而密所書孝經一則耳眞偽未可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雲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悉非也此本定贋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眞出師頌故應佳恨未之見耳率更行草團團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邪徐嶠之浩父賦述稱其嫇姹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弇州山人藁）

第五雜帖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末有欣白字（米芾法帖題跋）

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寀其文云田疇耕耨為政朞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驚逋復田疇闢敎以耕耨故為政朞月而致寛之則法令非行公

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法帖刊誤

法帖第五卷有斯篆十八字米南宮云未知何人書黄祕書著法帖刊誤云案其文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米云不知何人書蓋未見此碑也按書考古精確類此然祕書又云自蒼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後世者岐鼓耳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爲未盡蓋所爲史籀書者即此碑額中字也騶乃碧落碑第二字唐字也陽冰最愛碧落碑故用之祕書以爲揚字殆未考爾州琶惠三字皆在系即紀字之半但無易字疑以明字疊而成之特以大爲小豈祕書却未考此碑之額邪若謂字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筆亦可爲精鑒矣建炎三年此邦兵燹最酷舊物絶無存者待制仇公得此碑於榛莽中重刻之而或毀焉僅存其額識者深惜之二卿李公以臺省舊德來臨政成多暇訪得墨本新知繁昌縣王牒善潼素工小篆專以屬之葺石其家臨視摹刻漫者闕之以成此一段奇事使裴公之政陽冰之筆與公之名俱傳又俾某書其後按東武趙明誠德父金石録此碣又有八分書者今不知所在矣二卿名景和九江人也 攻媿集

凡稱古文者皆倉頡遺法也古文雖非科斗書而世常謂之科斗者以其類科斗爾此帖題曰蒼頡書而了不與科斗相類乃近大小二篆蓋可疑也 淮海集

魯司寇仲尼書者吳季子墓銘也銘在季子墓上其字皆徑尺餘唐張從申記云舊本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摹搨其書以傳至大曆中蕭定又刻於石此小字者蓋後人依放為之者也歐陽文忠公謂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非古簡牘所容然則季子墓銘其眞者猶疑非仲尼書又況依倣為之者歟 同上

史籀之迹惟岐陽石鼓文李斯之書惟泰山詔爲眞蹟二世詔嶧山之碑近世傳者出於徐常侍夏英公家自唐封演已疑非眞杜甫直謂野火焚棗木傳刻爾不知此謂史籀李斯二帖者何從得之也今漢碑在者皆隸字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觀其氣象豈敢遂信以爲秦人書 同上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乃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法帖刊誤

宋儋唐明皇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勢王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工 同上

宋儋筆墨精勁但文詞蕪穢不足發其書 山谷集

此書妄庸人傳作衛夫人耳晉人豈爾惡邪 東坡集

衛夫人書既不甚工語意鄙俗而云奉勅敎字從力館字從舍皆流俗所爲耳 同上

劉涇倅莫王貽永侍中孫爲守得摹帖一卷乃胄曹參軍李懷琳僞作七賢帖又有

李氏衞帖云衞稽首和南近奉敕寫急就章遂不得與師書耳但衞不能拔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多歷年二十著詩論草隸通解不敢上呈衞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衞眞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遒媚師可詣晉尚書館書耳仰憑至鑒大不可言弟子李氏衞和南此帖比今閣帖字亦多亦其所撰也次無名帖次郗超帖亦摹在閣帖中次陸機衞恒帖衞亦摹入閣帖也皆貞觀間一種僞好物 米芾書史

衞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蹟也此與師帖尤踈繆按梁蕭子雲答武帝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衞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又云筆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衞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敕字從力館從舍爲僞未中其病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爲陣筴爲策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僞也 法帖刊誤

隋詔書中敬字鈌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

梁武帝書評乃命袁昂作者其答啓云奉勅遣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輒量江海

但天旨誘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仙則欲仙而已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仙人嘯樹則眞仙也爲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法局束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號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亦不至爾 同上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眞此不習南朝書法也 馮班鈍吟雜錄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法帖刊誤

蔡琰胡笳引自書十八章極可觀不謂流俗僅餘兩句 山谷集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法帖刊誤

孫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文相接誤寘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法同 同上

右帖四前二具載王獻之帖中後二帖亦與獻之筆法同 法帖釋文

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

矣法帖刊誤

第五卷爲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琰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適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眞僞難辨故別爲一本耳頡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僞作無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君絕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碑中字此爲僞搆果也宋儋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邪智果書梁武帝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士帖爲柳產疏爲袁崧舞女仙人爲蕭思話疏爲薄紹之龍跳虎臥帖爲梁鵠疏爲韋誕疏不載王右軍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載孟光祿何者爲正耳吾嘗怪其呰子敬薄伯英以爲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爲不知何氏以爲歐陽率更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爲子敬語法俱似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帖極與子敬帖中章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及意適帖俱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弇州山人槀

第六王會稽書上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伏想嫂 宰相無恙時 又不能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同文圖書館印

追尋子敬疾患二十日餘可耳定登

右不注出者皆僞 米芾法帖題跋

自適得書至慰馳竦或作諫耳中閒疑當作閒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法帖刊誤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弁噉豆鼠伏想娙等亦僞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㾓等語廁其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衡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同上

宰相安和殷生無恙宰相當是簡文帝殷生即浩也邪 東坡集

此卷有云伯趙鳴而戒晨爽鳩習而揚武此張說送賈至文也乃知法帖中眞僞相半 同上

王羲之餞行帖自成旅以從至開祖字當是虞永興少年時書 山谷集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僚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已

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法帖刊誤

王羲之闊別帖闊別以下七行當是永禪師得意書也 山谷集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忽遽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槩求之理恐未竟 法帖刊誤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内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同上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答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同上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同上

第六卷爲右軍書米元章黃長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僞作中間結體小疎韻度落凡時或有之謂盡僞作則吾不敢惟殷生帖法淺促爲不得眞耳然亦非郗愔書也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彥國老不得爾晉人固字其父況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内擫大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

同文圖書館印

泥之故右軍筆稍大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眞蹟（弇州山人藁）

第七王會稽書中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　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皆僞（米芾法帖題跋）

知足下故羸疾而冐暑遠涉而失一筆冐多一筆古帖或不可讀類皆如此（山谷集）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蓄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温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矣遯迹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此條（法帖刊誤）

蔡公遂透篤又加㽷下日數十行觀此語初和父所論疾證似是也當今人物眇然而顛疾如此令人短氣今年每讀此語便復意寒足下時事少可數來主人相尋以下十一行語鄙字畫亦不韻非右軍簡札灼然不知那得濫次阿堵中 山谷集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效之非也 法帖刊誤

王羲之初月二日以下四帖語不類晉人自初月以下十一行皆非右軍手墨此或是集書時貴人戲作行布其間以待後之別者耳 山谷集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羲之是耳頗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僞作第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同 法帖刊誤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倣中有云不易可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遂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月帖 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遇得歸洛也 同上

此卷有承足下還來一帖其後云不具釋智永白而云逸少書余觀其語云謹此代申唐末以來乃有此等語而書至不工乃流俗僞造永禪師書耳 東坡集

同文圖書館印

儻因行李願存故舊鄙語非右軍意書札亦相去遠甚 山谷集

此以下八行是智永書之不臧者 同上

此帖世多論爲差誤蓋太宗皇帝取其書類右軍遂參取其間所以貴之耳太宗於草聖最爲深妙何乃特不曉此釋智永字邪 法帖釋文

邢侗淳化帖右軍書評云行李帖智果書二果字省筆乃押字劉次莊釋文誤作智永 來禽館集

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僞 法帖刊誤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帖語與後迥殊 同上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令人物眇然而艱疾若此令人短氣慨覽今昔末運所秉賢俊併墜致足摧感黄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僞毫髮惝怳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修謂匆匆非匆三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皇象草故止之匆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非也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擫之言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似矣不唯西游未果汶嶺

即岷嶺用古字楊用脩辯之甚詳 弇州山人藁

第八王會稽書下

此蒸濕子敬代父 月半同上 尊夫人僞 適欲遣書 智永 米芾法帖題跋

義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代所爲耳 法帖刊誤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此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 同上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 同上

阮公故爾一帖非逸少書 同上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異晉體 同上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或作督表亦復常言耳按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婁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弗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稚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同上

同文圖書館印

右軍與周益州書凡三十許帖銓次者誤置兩卷中耳按周撫字道和穆帝永和三年桓温攻成都李勢降以撫為益州刺史彭模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建城公在官十年卒蜀人廟祠之 山谷集

右軍採藥帖九日當採藥至日欲共行也失一筆 同上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法帖刊誤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同上

逸少謂此郡難治云吾何故舍逸而就勞當是為懷祖所撿察耳 東坡集

蘇耆書畫紀述與鳳師嘗閱數日內史與王述書乃云此郡之弊不謂頓至於此諸逋滯非復一條不知何以為治自非常才所濟吾無故舍逸而就勞歎恨無復及爾交人事請託亦未見北都冀得小差須日當何理此帖刻在江南十八家帖中本朝以碑本刻入十卷中較之不差豪髮 米芾書史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間自彰其逋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就勞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法帖刊誤

逸少十七帖本唐貞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法帖有其十五散寘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而邛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天鼠

書四果種虞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邛竹杖鄉尊長或須今送僕按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邛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即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間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按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絶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溫飛卿詩云晝圖鸂鶒畏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 同上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爲非右軍書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字須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有大令風又焉知非義之偶爲之邪疑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爲子敬代筆也 弇州山人稾

第九王大令書上

相過終無復月　玄度何哉　前告先　以陳　慕容 並無名人僞帖　薄冷　益郎 並歐書

米芾法帖題跋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終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法帖刊誤

絳帖第九卷大令書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全不成字正在石破處隱然可見

同文圖書館印

EAST 97th STREET,
NEW YORK, N. Y.
U. S. A.

今乃無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行書正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雲煙過眼錄）

鵞還慰姊意帖鵞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鵞即逸少所愛之鵞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塡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敘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按古蘭亭敘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特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按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敘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黯滅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眞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覯之使人深慨（法帖刊誤）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

萬全不顧其以多算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纍耳比者忉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同上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兄憙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 同上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友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遒美之時今此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於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 同上

昨遂不奉恨深帖有秦漢篆筆中令自言故應不同眞不虛爾中令書中有相勞苦語極佳讀之了不可解者當是戕素敗逸字多缺爾 山谷集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人語但筆勢疏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按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法帖刊誤

王獻之薄冷沉痼帖薄冷以下至消息二十八字是歐陽率更書不但得之筆法其語氣似隋唐間人 山谷集

同文圖書館印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陽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部字爲益郎蓋下接耆舊傳字此帖蓋借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法帖刊誤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同上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同上

第九卷中奉對帖是郗家離婚後語玄度帖長睿辨之極當但結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米辨爲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黃以事差覈耳 弇州山人稿

第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忽動 大唐左衛長史張旭書　承冠軍　復面悲復　還此　得西問　海鹽諸舍 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　鄱陽歸 右並羊欣

第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耆謂之與王述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正蹟自蘇氏歸吾家 米芾法帖題跋

吾嘗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清韻具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略云汝決欲來下 張錄於來下之字下有三十九字續帖略同 止方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 張錄云人力當處足 不果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 法帖刊誤

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龐模知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同上

梁武帝使殷鐵石臨右軍書而此帖有與鐵石共書語恐非二王書字亦不甚工覽者可細辨也 東坡集

王獻之忽動小行帖一字筆悞成十 山谷集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法帖刊誤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云不至絕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氏帖明甚 同上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同上

娛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同上

右軍寫經換鵞時子敬尚幼少未必能作簡此是好事者爲之耳如貞觀初楊師

同文圖書館印

道輩可作此字 山谷集

鵞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眞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眞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鵞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鵞而山陰曇孃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按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之其僞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 法帖刊誤

第十卷大令書吾嘗託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章諸君子謂爲長史藏眞贋蹟吾不能辨第謂長史藏眞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搆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泰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謬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遒發縱出自餘子亦以爲快也 弇州山人槀

淳化祖石刻

太宗皇帝時嘗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雜爲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府院往時禁中火灾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爲難得 集古錄

太宗皇帝留意翰墨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 寶晉英光集

熙陵出御府所藏歷代眞蹟命侍書王著模刻禁中釐爲十卷（格古要論云用棗木板刻置秘閣譜系圖云是爲歷代法帖之祖）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法帖譜系）

項爲正字時見諸帖墨蹟有藏於祕府者字皆華潤有肉神氣動人非如刻本之枯槁也蓋雖官帖亦其糟粕耳（淮海集）

大梁劉衎卿世昌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攜余同觀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石小楷三四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爲何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一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山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爲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跂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

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
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
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欜棗
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
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揩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
十止三本眞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
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輟耕錄

昇元帖是南唐徐鉉等所摹緣在淳化前故名爲祖帖余家有澄清堂帖是竪竹
簾紙墨色黯澹古香拂鼻鐫手於轉使處時露鋒穎遂令逸少鬚麋宛然如在
計知徽亦曾見此二本以資近昇元乃摹採爲多致傷肥重邢侗來禽館集

澄清初不定何代本取質婁江尚書尚書以詢顧廷尉研山研山大駭以爲是南
唐官拓的本係賀監手摹清潤天授品列昇元上往入吾囊中今流在中原顧屬
邢君善寶之婁江公及廷尉兩篋猶在恨知徽乃置澄清不擘采也同上

王文肅公所藏淳化祖帖每卷有臣王著摹及汪俊陳知古等名紙墨極新好每卷
法帖第一第二下有臣王著摹四字漢章帝書遐邇右有一二小字梁武帝下有一
十三三小字唐太宗書下有橫裂紋第二卷鍾繇書多戎輅帖諸帖少見王珣少伯
遠帖諸帖有張芝書處字不分二斷另作一行宣示表後多戎輅表十二行張華書

有橫裂文謝安書安字是楷字諸刻皆草字第三卷王渙之書反側左之等下有陳知古三小字又有三十八三小字山濤書有橫裂紋羊欣書後有汪俊刻三小字在欲何之左孔琳書有橫裂紋歎具傍增悒悒脚中四字何賴右有轉劇近明散未覺蓋八字悒悒十二字傍添與今刻不同第四卷陳逵書後有橫裂紋又有四十三三小字歐陽書有橫裂紋第五卷智果書書評索靖俱全第六卷汝不可言下有裂紋小佳更帖問字口有裂紋第七卷讓未知如下有橫裂紋七行篆書尾後有第七卷十六板終七字八卷發廬帖後有莆田陳知古五小字月半帖下有橫裂紋六行尊夫人帖不字右有裂紋取卿帖知耳耳字有補痕第九卷思慈帖後有知古二小字思慈無住帖後有汪俊二十字第十卷臣王著模四字在獻之書旁求耳後篆尾前有第十卷二字在追求左第字與追字並十五板終四字與辰歲十一四字並與七卷尾字稍大 六研齋二筆

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遍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脩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黔江帖卷帙悉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 松雪齋集

王柏淳化帖記云本朝太宗皇帝天下甫定即遣使購募前賢眞蹟集爲法帖十卷鏤板於中禁每大臣登進二府者賜以墨本歐陽集古録云時禁中灾碑

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耳故人間以官法帖爲難得然當時命王著辨精麤而著之識鑒不明眞僞莫察玉石雜糅遂爲全帖之累前人論此固多矣此雖不能無疵今彙萃古人筆千百年間一開卷而粲然在目使人擊節賞歎不已豈不快哉後來未暇論其少繆政恨眞法帖之難見絳帖銓次不同希白長沙帖字行疎密亦異陳王本病於無精神臨江本病於瘦弱俱不足以比肩閣本不特字體變動而摸拓亦無精墨是以山谷云當時歙州貢墨摸打則色濃（李莊簡云用李廷珪墨）後用潘谷墨則色淡此墨色濃淡之分也李莊簡云初時板完好不用銀釘後來板漸拆裂然後用銀釘此銀釘有無之分也山谷又謂墨濃則瘦墨淡則肥此字畫肥瘦之分也然非閣本則此皆不足辨予所見閣帖凡四本一爲李莊簡舊藏此爲墨最濃而未見銀釘一爲先伯文定家藏墨淡而肥已有銀釘一爲閻人仲信家藏亦非先本一爲潘氏維屏得故家物疑陳王本也淳祐癸丑之夏予偶得斷碑壓敗之帖兩卷人所不售者細視之眞李廷珪墨打者也精神體致絕出前四本手自裝褫分爲四冊永爲閣本之式以予草茅下士解后而得中原盛時難得之帖亦大過分矣而敢望其全乎惟其不全故予得而寶之錫山尤公有云鳳皇一毛麒麟一甲終是希世之寶況已得十分之二邪（魯齋集）

二王府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從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黟黑又多木橫裂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 山谷集

余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法帖譜系

大觀太清樓帖 太清樓續閣帖

大觀初徽宗視淳化帖石已皴裂且王著標題多誤詔出墨蹟更定彙次併武帝一帖合於西晉武帝帖後擇七卷後右軍帖內誤入智永書列在第五卷合首卷古帖三段併而歸一及躋晉宣於晉武上之類使先後次序不紊迨名臣帖亦然俾蔡京書之及卷首末刊石太清樓下此正國朝盛時典章文物燦然備具百工技藝咸精其能視淳化草創之始自然不同且當時盡出元藏眞帖臨摹定其舛誤非若外方但因石刻翻刊京雖驕吝字學恐出王著右是大觀之本愈於淳化明矣 石刻鋪敘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眞蹟摹刻卷尾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 按大觀帖

大觀太清樓帖今所傳自有兩本而前人多混而爲一 而又以建中靖國祕閣續帖十卷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家收宣政間

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缺開禧以後有榷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法帖譜系

續閣帖十卷元祐五年庚午祕省乞以淳化閣帖所未刊前代遺墨入石有旨從之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畢工歷十一年費緡錢一十五萬乃成摸寫者待詔郃彰上其事者祕書少監鄧洵武孫諤也首卷晉唐帝后書二卷三卷悉王羲之書四又羲之暨其子操之等筆五又所書黃庭經樂毅論蘭亭敘六又其家寶章集七卷乃晉索靖所書月儀八則虞世南賀知章柳公權帖後則無名人帖九則李懷琳書嵇康絕交書末卷唐無名人所書月儀諸帖多不入此刻蓋徽宗朝碑方成諸郡翻本歲月在前惟鼎帖刊在紹興故得取以攙入卷帙石刻鋪敘

太清樓續閣帖溫陵劉燾無言摹刻工夫精緻亞於淳化肥而多骨求備於王著乃失之麤硬遂少風韻翰林要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寘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櫟痕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法帖譜系

淳熙脩內司本　淳熙祕閣續帖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聖旨模勒上石法帖譜系

淳熙祕閣續帖十卷十二年三月被旨摹勒入石皆南渡後續得唐朝遺墨首卷則鍾繇王羲之帖次則羲獻書內黃庭小楷後有臣遂良臨四字三卷歐陽詢蕭瑀褚庭誨孫思邈狄仁傑張旭顏眞卿七賢書四卷則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狀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則張九齡三相暨李紳告身七則李陽冰篆李德裕畢誠李商隱書八則懷素顛草九則高閑亞栖齊己書末卷則楊凝式秆無名人帖上皆有內府圖書宣和及紹興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紳告身高廟後有親筆跋語黃庭經懷素顛草則有李主建業文房之印視今長沙所鐫筆法迥殊石刻鋪敘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白摹刻於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眞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師希白摹勒第二卷慶曆八年重冬月慧照大師希白摹勒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重冬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五年重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摹勒上石第九卷八年重冬月第十卷五年重秋月每卷各有慶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摹字不復贅錄

同文圖書館印

法帖譜系

長沙帖十卷實秘閣前帖翻本內羲獻帖略有增入慶曆間慧照師錢希白摹鐫自五年乙酉至八年戊子訖事嘗觀雜文中載東坡自儋耳移合浦見桂帥程欽之潭帖冊各題其後第八卷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法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察爭訪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容齋隨筆謂坡仙遺墨今藏其家但二卷郗愔書第三卷帖何以斷當字分兩行希白善書者於此殆不可曉今長沙帖間不存希白臨摹歲月或云土人又私翻木板有紋可辨 石刻鋪敘

曹士冕曰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摹刻二本謂之潭帖予嘗見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摸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中長沙守城者以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間第三次重摸失眞遠矣 王氏法書苑

陳繹曾云希白摸刻潭帖風韻和雅血肉停勻但形勢俱圓頗乏峭健之氣蓋淳化之子也 翰林要訣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於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於姑蘇與九江所見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即劉氏本也 法帖譜系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扃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小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爲碑匠家本頃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爲也 法帖譜系

長沙新刻本

舊刻燬於夔攸之變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手甚繆殊不足觀 法帖譜系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於家直指爲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法帖譜系

三山木板帖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舊帙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法帖譜系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干爲號後崇寧五年蕭公綸記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大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帖於丞相兗國劉公摹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終六年乃獲成就

迄今五十餘年刓缺大半今續完之以藏於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法帖譜系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也買石摹刻僧寳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三行其次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摹男仙芝靈芝鐫第二卷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摹勒八字卻無淳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世荣名作榮名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湯正臣摹勒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仙芝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法帖譜系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於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眞本則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行亦閒有增減處既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於此 法帖譜系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石刻鋪敘云得呂金部和卿閣本臨刻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刓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劉次莊摹閣帖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摹獨二卷略殘缺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間有訛處王氏法書苑

此帖在淳化翻刻中頗爲有骨格者淡墨搨尤佳翰林要訣

正統二年佐歸省還家道過臨江府學見數碑埋沒路傍意其爲戲魚堂碑也俾訓導同邑杜思昭起之果法帖也其餘碑刻度埋沒學傍土中惜無賢守令尋獲格古要論

利州帖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幷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大法帖譜系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修伯高宰是邑出所藏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紙印每段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整齊成冊字畫

亦甚可愛法帖譜系

泉帖

以淳化閣帖翻刻於泉州郡庠洪武四年辛亥知府名任常性以劉次莊釋文敘而刻之我仁宗皇帝命取入祕府人不可得而見矣格古要論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法帖譜系

絳帖

曹士冕曰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事力單微而自能鐫石雖井闌堦砌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摹上十卷亦足成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百年之間重摹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未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肯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所摹者天淵矣王氏法書苑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煒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内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

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余旣獲見炳文絳帖辨證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眞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於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絶因以舊所藏本摹刻於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雲川官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覩眞帖於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説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於後

絳帖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内報字右邊直畫勾起向左畔第二行芗字内下面夕字上畫微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當字上三旁有微損却在空處已欲日帖脚下有破石紋

比卷内第一段與第三段右並缺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渡後北人轉相

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爲可恨耳法帖譜系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爲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敘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不破缺而炳文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爲別此又異於舊帖也法帖譜系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法帖譜系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毛希元皆有之法帖譜系

絳帖前後各十卷相傳駙馬潘正夫以閣增損翻刊間摹淳化被旨歲月於卷末然不見跋尾無自稽考編次多有不同閣以漢章帝書爲首列倉頡夏禹書於第五絳

則倉頡夏禹書爲初卷冝其歷代帝王書於後帖之二卷閣總二王帖爲五卷絳則前後帖皆有之衍而爲十且以第二卷張芝王洽書析爲第二第五卷以第三卷庾元亮卞壼書析爲第三第四卷古帝王帖則刪漢章帝晉宣帝明康哀簡文帝梁高帝簡文名臣帖則削司馬攸王劭王廞梁蕭子雲僧智永唐李邕等數帖却增入王濛羊諮書後帖一卷全刊入本朝太宗宸翰二卷末冬晚書院偶成一章則當以吳越忠懿王書作標目猶前段高宗皇帝書之類何由於謚號下花押如此是自稱於生前九卷增入張旭千文四十五字藏真草書乃素書跋顛旭語後云顛草之趣貴在雄逸藏真乃云其辭又非專爲此卷千文但絳初入石定爲直行閣之與鼎則爲橫碑十卷增入顏魯公王廙高閑李建中書或謂他所刊之帖皆以橫石而絳獨立石印搨之際上下字蹟相聯既裁爲經冊手軸則何所考竟且匠者摹搨必通爲一碑無緣逐截橫搨何由相綴又謂紗紙紋可辨要當自有眼目嘉定間李全在山東印搨絳帖以遺要人又有自榷場貿易以來者殆古刻不存再翻新本謂即閣帖僞爲非也閣之梅斑麤率況其筆意予所見絳帖陸續幾十覺藏真草書筆勢皆有截斷處良由元係橫書絳刻入石遷就移作直行閣以絳爲祖不敢有豪髮異乃獨此帖易直爲橫鼎帖紹興續刊者也亦舍絳而取法於閣是橫刊之爲當矣至於以橫碑剪爲直行裝褙是又僞之拙者此以閣帖或鼎帖湊成其文自不甚順但今之辨帖者執此以別眞贗 石刻鋪敘

同文圖書館印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 法帖譜系

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大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法帖譜系

絳帖殘本

絳帖十二卷第一卷孔子倉頡秦漢魏人書第二卷晉南朝唐宋帝王書第三第四卷晉人書第五第六卷右軍書第七第八獻之書第九卷南朝隋唐人書第十卷晉何氏衛夫人及隋唐僧人書第十一十二卷宋名賢書此刻歲久不完崇慶初高汝礪爲節度使又補完之增入顔魯公諸帖且題於後今又不完存者五十七幅碑入晉王府不易得矣元編修陳繹曾云骨法清勁足正王著肉勝之失然駁馬露骨又未免羸瘦之病蓋淳化之子今之學者不見古帖得此亦可寶矣 惜不完也王佐記格古要論 按絳帖本二十卷今止存十二卷乃金源南渡後不完殘本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字皆誤信乎出於新絳也 法

帖譜系

後帖之九卷張旭書其藏眞顛草數十字則橫鐫於石筆勢淸勁蜿蜒立意本奇於絳之直行不刻鋪敘

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畫淸瘦頗修治遂失本眞其最可鄙笑者又第二卷鍾繇帖內冉世榮名今名字已修作谷字矣且拓匠不工凡損剥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糢糊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眞且石不堅易失精神後有 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即舊畫再刻謂之洗碑遂愈不可觀其釋文尤舛謬然武岡紙類北紙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王氏法書苑

彭州本

曹士冕曰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以爲北帖 王氏法書苑

掘地得之字畫淸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之 法帖譜系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良工摹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一幅可打一段子在三山見一本於周氏後數卷板內時有直裂

同文圖書館印

紋比到霅上獲一本於向氏叔鏊之裔偶鈌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數字爲恨耳趙宰叔愚曰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帖板質於齋舍旅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亦未可知法帖譜系

曹士冕曰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藏二十卷摹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誤而鶩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王氏法書苑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賈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砑光痕可以證驗法帖譜系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子家多有之前有目錄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法帖譜系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於此以俟識者法帖譜系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法帖譜系

又本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於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遠甲秀所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法帖譜系

蔡州帖

蔡州臨摹絳帖上十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 王氏法書苑

曹士冕曰上蔡臨摸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迥出臨江長沙之上乎嘗見於長沙兩府劉轙家 同上

汝帖

頃在洛中閒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篋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字中萃爲僞帖往往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患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昇後魏碑便目爲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

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闕文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東觀餘論

汝帖十二卷第一卷三代金石文八種第二卷秦漢三國人書十五種第三卷晉南朝帝王書第四卷魏晉九人書第五卷晉人王郗桓三氏書第六卷二王書并洛神賦第七卷南朝十人書第八卷晉胡北朝十二人書第九卷唐三朝帝后書第十卷唐歐虞褚薛書十一卷唐李顏韓賀柳李六臣書十二卷韓愈及五代諸國七人書其石不佳諸帖中最低者也格古要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爲大觀爲潭絳戲魚堂修內司而其最下者爲汝蓋王寀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爲甚博而悉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儓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麤而刻工拙第其刻在汝今尚可搨耳弇州山人藁

說者謂宋南渡以前帖有六本其後摸刻以傳者益多而絳潭泉汝四帖在焉然泉汝不及絳潭今潭帖已燬而泉帖取歸祕府不易得矣格古要論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法帖譜系

武陵帖二十二卷紹興十一年辛酉十月郡守張斛集祕閣法帖合潭絳臨江沙海諸帖參校有無補其遺闕以成此書後列郡官名銜石刻鋪敘

王伯谷所藏宋搨絳帖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又疑爲鼎帖繙閱第一卷以宋太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首後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辰判事常武爲鼎州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定爲鼎帖特爲絳州二字所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爲絳州帖耳容臺集

星鳳樓帖

星鳳樓帖刻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摸而精善不苟並無今人書王氏法書苑

曹士冕摸刻工緻有餘清而不穠亞於太清樓續帖也翰林要訣

玉麟堂帖

汴人吳琚居父摸刻穠而不清多雜米家筆仗翰林要訣

寶晉齋帖

宋曹之格摸刻星鳳之子在諸帖中爲最下今佳帖難得學者賴此得見晉唐彷彿耳翰林要訣

宣德九年佐錄因至無爲州學見此碑散亡不完命諸生拓其存者六七碑字多米芾元章所書米友仁題其後云羲之七帖先臣芾中年所臨此字有雲煙卷舒

同文圖書館印

翔動之氣非善雙鈎者所能得其精妙刻石者不能形容其一二也紹興六年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凡卷首寶晉齋法帖卷第幾俱篆字末有右曹氏家藏眞蹟識以大圖書格古要論

羣玉堂帖

羣玉堂帖十卷本平章韓侂胄自鐫其家藏墨蹟閱古堂帖是也首卷全刊南渡以後帝后御書二卷則晉隋名賢帖三則唐名賢帖四則懷素千文五六暨九卷悉本朝名賢帖七卷全刊山谷書八卷全刊米元章書末卷則蔡忠惠石曼卿帖開禧末韓以罪籍嘉定改元被旨戲入祕省乃改今名石刻鋪叙

星鳳樓帖宋尚書趙彥約刻於南康陳繹曾云是帖南宋曹士冕摸刻亞於太清樓續帖此外有利州帖宋慶元中劉次莊以戲魚堂帖幷釋文重刻石於益昌其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稍大又蔡州帖臨摹絳帖上下卷刻石出於臨江潭帖之上彭州帖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類北紙東庫本世傳潘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為二其後絳州公庫乃得其上十卷絳州重刻下十卷足之一部名東庫本其家復重刻上十卷亦足一部於是絳州有公私二本若賜書堂帖宋宣獻公綬刻於山陽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未精石已不存後有重摸本寶晉齋帖宋曹之格摸刻在諸帖中最下為星鳳之子玉麟堂帖汴人吳琚居父摸刻羣玉堂帖韓侂胄刻所載前代遺蹟最多後亦有宋人書至

今有潘氏淳化閣帖乃潘九亮自摸入石顧氏淳化閣帖乃顧仲義借潘氏所藏宋本摹勒上石復刻淳化法帖釋文考異最爲詳確按潘顧二本皆以賈似道家所藏重摹而潘本瘦顧本肥餘刻玉泓館蘭亭柳公權蘭亭十七帖蘭馨煙條等帖潘氏亦鐫宋本蘭亭後有趙文敏公十八跋欲考閣帖者不可不知其支派也珊瑚網

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九十

畫辨證

武梁祠堂畫像

武梁祠堂畫像爲石六其五則橫分爲二梁高行藺相如二段又廣於他石所畫者古帝王忠臣義士孝子賢婦各以小字識其旁有爲之贊文者其事則史記兩漢列女傳諸書合百六十有二人有標題者八十七人其十一人磨滅不可辨又有鳥獸草木車蓋器皿屋宇之屬甚衆水經云金鄉有司隸校尉魯恭冢冢前有石祠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形像皆刻之四壁今此碑無闕里聖賢知其非魯君石祠中物也又云鉅野有荊州刺史李剛墓其石室三間四壁雕刻爲君臣官屬龜龍麟鳳之文飛禽走獸之像今此碑一不畫四靈又知其非李剛石壁也趙德甫雖云嘗得魯君石室所刻而題其所藏碑則云武氏石室畫像其說云武氏有數墓在濟之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聖賢像趙君東人當知其實而不能辨此畫爲武氏誰人冢前者金鄉鉅野皆隸山陽與任城接

境必是東州阡壟當時競有此製余案任城有從事掾武梁碑以威宗元嘉元年立其辭云孝子仲章季章季立孝孫子僑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石南山之陽擢取妙好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蛇有章似是謂此畫也故予以武梁祠堂畫像名之帝王世紀稱上古聖人牛首蛇身之類亦猶孔子四十九表所謂龜脊虎掌世之言相者有犀形鶴形之比也俗儒作圖譜遂有眞爲異類之狀者此碑所畫伏戲自要以下皆蛇然亦非也隸釋

毛詩北風圖

魏高貴鄉公畫隋朝官本梁太清作謝稚畫貞觀公私畫史

曹弗興兵符圖

曹弗興古稱善畫作人物衣紋皴皺畫家謂曹衣出水吳帶當風宣和内府刻意搜訪不過兵符圖一本余嘗見於錢塘人家止有絹與題印筆意神采疑是唐末宋初人所爲也畫鑒

醉僧圖

醉僧圖唐說本出張僧繇以爲戲僧圖又謂顧長康嘗以所見於寺而寓之圖以發嗢噱今考張舜賓李嗣眞朱景玄畫者皆無此事不知其說果何據劉餗又謂閻立本添冠巾爲道士此自爲醉道士圖非此謂也廣川畫跋

醉道士圖

范蜀公謂此本醉僧圖閻立本加冠巾黃往道謂是顧凱之醉客圖或疑其說謂蜀公得其傳記往道以世所傳便謂然今考於畫記等諸書長康惟有西園圖世猶有傳摹得者與此異甚劉餗則謂閻令別作醉道圖而醉僧圖亦自見於世之二說者非也然衣服冠櫛尊器皆晉隋間所尚疑亦當時人所為廣川畫跋

衛協畫

衛協晉人也專名畫記品第在顧生之上世不多見其蹟畫譜所傳高士圖刺虎圖余並見之乃唐末五代人所為耳眞蹟不可見矣或云圖是支仲元作畫鑒

梁元帝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一卷自且末中天竺師子北天竺渴槃陀武興番高昌及建平蜑臨江蠻凡九國前圖使者形狀後列其土俗貢獻歲月而各國咸如之絹素剝蝕幾若不可觸古誠古矣然猶有可辨者據梁元帝即蕭繹其字世誠武帝第七子也梁書稱其任荆日畫番客入朝圖名畫記遂因其說亦云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事又據裴孝源公私畫錄所載梁元帝畫六卷並有題印而無職貢圖又云職貢圖三卷江僧寶畫乃隋朝官本上有陳梁年號後來議者謂裴貞觀中人官為中書舍人距繹時尚未遠其言當可徵洛陽任子羔一祖裴說而駁史氏之妄踰數百言則此圖已不能定於何人所作矣況繹以湘東王鎮江陵與岳陽王詧互相

同文圖書館印

攻戰曾無寧日詧遂降魏魏遣柱國于謹取江陵繹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歎曰文武之道今夕盡矣繹尋遇害竊計其時繹亦何暇娛情於繪畫之事脫誠有之亦與十四萬卷同歸灰燼矣惡能至於今日哉此濂之所未喻也又據李龍眠手帖云梁職貢圖首鹵而終蛋凡三十餘國而所謂三十餘國又不與史合自晉氏渡江南北分統鹵豈能越海而來貢邪嗜古之家又謂此圖唯傳正字欽父所藏者爲眞首河南而終狼牙修凡二十二國其國與龍眠所言又有同異且似疑龍眠首鹵之說而易爲魯魯乃伯禽之裔東表元侯之國四夷之中亦豈有所謂魯邪今以此卷較之傳本又絕不同均號職貢圖而乃復參差如此此又濂之所未喻也又據此卷題曰梁元帝畫每段所寫土俗貢獻之事則云陶學士書豈繹畫此時特留餘地而俟陶之書邪此又姑置之陶自跋其後初書廣順三年云云中間字多糜爛不可屬讀後復書云夏五月二十九日亦上兩中書北海陶穀時具位珥貂 三載也據陶名穀字秀實邠之新平郡人邠即豳也古在雍州之域漢屬安定北地郡漢置新平郡今易北地爲北海亦當有其說邪陶起家校書郎在周爲翰林學士入宋歷禮刑戶部三尚書遷承旨年六十八卒贈右僕射陶嘗自言頭骨當珥貂因人笑之自悔不復言況在翰林日初不珥貂安肯自書以衒人邪陶博學善記以辭翰擅一世今所書字形體窘束絕無俊逸之氣頗類書經手所爲觀其書佛作仏壻作聟蓋未能猝變者此又濂之所未喻也然其畫意渾璞而無世俗纖陋之態固不得爲眞

梁物要亦爲宋代名筆所作世之粗工塗青抹紅以欺人者見之必循牆而避矣宋學士集

盤綫圖

右盤綫圖唐王叡敘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蹟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卷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像存者亦五十餘種匠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畫誤矣東觀餘論

三天女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米芾畫史

文會圖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爲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沒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坐尚書以紫裹手版通志云令録僕射尚書手版皮紙裹之梁中世以來惟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雜俎誤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怪崇寧乙酉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東觀餘論

同文圖書館印

道德經出相

道德經一卷出相不知何人畫絹本字大小不匀眞褚遂良書在范相堯夫家與馮京當世家西昇經不同雖有裴度柳公權跋非閻令畫褚筆唐人自不鑒爾米芾畫史

種瓜圖

蘇氏種瓜圖絕畫故事蜀人多作此等畫工甚非閻立本筆立本畫皆著色而細銷銀作月色布地今人收得便謂之李將軍思訓皆非也江南李主多有之以內合同印集賢院印印之蓋收遠物或是珍貢米芾畫史

王維畫

張修字誠之少卿家有辟支佛下畫王維仙桃巾黄服合掌頂禮乃是自寫眞與世所傳閼中十大弟子眞法相似是眞筆世俗以蜀中畫騾綱圖劒門關圖爲王維甚衆又多以江南人所畫雪圖命爲王維但見筆清秀者即命之如蘇之純家所收魏武讀碑圖一同今在余家長安李氏雪圖與孫載道字積中家畫圖一同命之爲王維也其他貴族家不可勝數諒非如是之衆也米芾畫史

山居圖

右丞畫一幀宋徽廟御題左方筆勢飄舉撿宣和畫譜此爲山居圖察其圖中松鍼石脈無宋以後人法定爲摩詰無疑向相傳爲大李將軍而拈出爲輞川者自

余始 畫禪室隨筆

吳道子畫

嘗見吳道子畫熒惑像烈炎中神像威猛筆意超動使人駭然上有金章宗題印祕在內府又見善神二幢摩利支天像帝釋像木紋天尊像及行道觀音托塔天王毘沙門神等像行筆甚細恐其弟子輩所爲耳 畫鑒

吳道子摹顧愷之畫

顧愷之畫如春蠶吐絲初見甚平易且形似時或有失細視之六法兼備有不可以語言文字形容者曾見初平起石圖夏禹治水圖洛神賦小身天王其筆意如春雲浮空流水行地皆出自然傅染人物容貌以濃色微加點綴不求暈飾唐吳道玄早年嘗摹愷之畫位置筆意大能髣髴宣和紹興便題作眞蹟覽者不可不察也 畫鑒

吳生畫驢

范魯公舊藏橫幅畫首末缺爛中圖羣驢跋者皆曰吳生客疑韋偃以此得名余謂此圖全於生意固是名手若必曰某所爲其所爲則余不能知也唐人說吳生嘗畫驢於僧壁夜起踶踤其用具然吳生嘗優爲之矣 廣川畫跋

盧稜伽過海羅漢圖

盧稜伽者吳道玄之弟子也道玄畫格多種稱難鑒定故氣格筆力盧稜伽悉讓

其師而面相衣紋精細過之至佛像經變尤其所長前元司進德用家藏羅漢二卷周密公謹並載雲煙過眼録中眞希世之寶也予好古成癖不惜破産以求唐宋書畫然亦有天幸時致一二名卷近獲盧生過海羅漢乃是白麻紙眞蹟畫品在吴道玄下李公麟之上不甚難辨後世品題者因見淵源類吴遂題為吴筆又見描寫似李改題為李筆而好奇之廖俊不談六法過信三印至題為周昉手筆此皆臆度之言展閱再三見其意度簡古筆法圜成一一出自盧生而行間司子印識文與公謹文合特定為稜伽所作無疑清河書畫舫

周景元白描過海羅漢圖卷見嚴嵩籍中後歸武陵高深甫家不胐定為盧稜伽畫者是也文休承嚴氏書畫記列之宋人無名氏蓋誤同上

吴淮畫龍

霸史韓熙載嘗有持畫求售為鄰人所得翌日鬻於釜中水勢浪湧雲蒸沸鬱有二物若獺狀穿屋而出驗之則吴淮所畫龍也今畫録自為吴懷而前祕閣所上帳目誤矣今御府所出乃作吴淮相傳失也當為吴淮蓋畫録承繆幷失其名故宜以熙載所記為證廣川畫跋

張萱畫

張萱工仕女人物尤長於嬰兒不在周昉之右平生凡見十許本皆合作畫婦人以朱暈耳根以此為別覽者不可不知也畫鑒

朋甲圖

孫祖仁出古圖人物衣冠作唐士服爲舉子者七十八人列二隊立若相嘲競指呼紛紜祖仁曰此舊無名但呼措大出隊余曰此殆昔朋甲圖也唐之士子中世最盛各立朋甲相爲敵國至有東西甲東呼西爲茫茫隊言無所知也開成後又有遇韋羅甲汪巳甲又有四凶甲芳林十哲至此儒道衰矣是圖之設得無患此邪 廣川畫跋

留瓜圖

祕閣收丁晉公籍入畫曰摘瓜圖余視之此古留瓜圖也唐人嘗圖於刺史治事以戒多取故也昔蘇瓊爲清河守趙隸送一瓜瓊受之置於廳事梁上有貢新果者至門知瓜猶在而去昔人爲此圖者將疾貪墨掊刻之政以著世戒者也 廣川畫跋

陸羽點茶圖

將作丞周潛出圖示余曰此蕭翼取蘭亭敘者也其後書跋衆矣余考之殿陛遼嚴飲茶者僧也茶具酒在亦有監視而臨者此豈蕭翼謂哉觀何延之記蕭翼事商販而求受業今爲士服益知其妄余聞紀異言積師以嗜茶久非漸兒供侍不鄉口羽出遊江湖四五載積師絕於茶味代宗名入內供奉命宮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罷上疑其詐私訪羽名入翌日賜師齋俾羽煎茗喜動顏色一舉而盡使問之師曰此茶有若漸兒所爲也於是欲師知茶出羽見之此圖是也改曰陸

羽點茶圖 廣川畫跋

唐畫龍

唐畫龍圖在東浙錢氏家絹十二幅作一帖其高下稱足中心畫一龍頭一左臂雲氣騰湧墨氣如臂大筆蹟圓勁沈著如印一鱗如二尺盤大不知當時用何筆如此峻利上有吳越王大書曰感應祈雨神龍幷書事蹟舊題作吳道子要知是唐人無疑也 牛戩畫評

唐人畫馬畫牛

馬佳本所見高公繪字君素二馬一齕草一嘶王詵家二馬相咬是一本後人分開賣蘇激字志東家三匹王元規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劉涇字巨濟家三匹皆筆法相似並唐人妙手也劉所收白子母牛王仲修字敏甫家黑牛令穰家黑牛皆命爲戴甚相似貴侯家多不同皆命爲戴不可勝數 米芾畫史

唐人捕魚圖

錫山華氏藏唐人捕魚圖一卷運筆古雅無名人畫甚佳好事者謂爲王維極謬維畫原係單行小直幅元時在司進家見雲煙過眼錄有宣和明昌御題璽記也 清河書畫舫

牧牛圖

吳水部牧牛圖卷內作三大樹爲一叢下滿地作豐草約三尺長卷盡處纔作一

石牧童二一放牛坐水次而吹笛一倒乘牛以繩挂肩立牛背而逆牽牛轉勢甚奇予觀其點樹葉界樹身皴石與衣折並是唐人張藹䟦爲李唐非也唐東圖玄覽

晉賢圖

此畫舊名晉賢圖有古衣冠十人惟一人舉杯欲飲其餘隱几杖策傾聽假寐讀書屬文了無露醉之態龍眠李伯時見之曰此醉客圖也蓋以唐竇蒙畫評有毛惠遠醉客圖故以名之焉伯時善畫人所取信未幾轉相摹寫徧於都下皆曰此眞醉客圖也非伯時疇能辨之獨譙郡張文潛與余以爲不然此畫晉賢宴居之狀非醉客也伯時易其名出奇以眩俗耳圖中諸公了無醉態而橫被沈湎之名豈伯時評此畫時方在酩酊耶秦淮海集

武宗仙樂圖

秘閣有武皇望仙圖軒縣業簴崇牙樹羽升龍舞鶴卿雲瑞霧按曲奏技者皆霞衣雲練日月冠蹤捲雲履步搖諸於垂佩錯囊雁進蟻行羅布殿上舊傳漢武帝會西王母也然庭下裒倡者復有武帝會王母設位庭上嚴深更得冠通天而袍絳紗者開軒正御意色遐想愴怳自失余以畫考之殆唐武宗仙樂圖也廣川畫䟦

周文矩士女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紋作戰筆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爲别昉筆秀潤匀細米芾畫史

山陰圖

考摩詰無山陰圖圖者爲顧閎中周公謹雲煙過眼載李伯時爲米元章寫山陰圖時有米及諸名人跋詹東圖玄覽

步輦圖

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旁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鞾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江左已襲其風歟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摹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第未能名之耳東觀餘論

春郊牧馬圖

春郊牧馬圖或曰趙王孫子昂或云仲穆余定以爲五代人筆畫禪室隨筆

晴巒蕭寺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大青綠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名董羽也畫禪室隨筆

北天王像

吳明仲以吳生畫天王示余因告之曰昔余嘗得內典說四天王所執器皆自報

應中出北天毗沙國王也嘗兵闘不利三逃於塔以免則方其困時願力所全得無違礙報回鄉則變相所成畫者得以據之今以雲物爲執者非吳生所爲也或曰何以知此以雲物易塔之重自王衍始余往見孫知微於蜀中作天王相如此將無是邪 廣川畫跋

無李論

山水李成只見二本一松石一山水四軸松石皆出盛文肅家今在余齋山水在蘇州寶月大師處秀潤不凡松勁挺枝葉鬱然有陰荊楚小木無冗筆不作龍蛇鬼神之狀今世貴侯所收大圖猶如顏柳書藥牌形貌似爾無自然皆凡俗林木怒張松幹枯瘦多節小木如柴無生意成身爲光祿丞第進士子祐爲諫議大夫孫宥爲待制贈成金紫光祿大夫使其是凡工衣食所仰亦不如是之多皆俗手假名余欲爲無李論 米芾畫史

李成松石

盛文肅家松石片幅如紙幹挺可爲隆棟茂枝淒然生陰作節處不用墨圈下一大點以通身淡筆空過乃如天成對面皴石圓潤突起至坡峰落筆與石脚及水中不若世俗所效直斜落筆下更無地又無水勢如飛空中使妄評之人以李成無脚蓋未見眞耳 米芾畫史

秋山蕭寺圖

敏重近購荆浩秋山蕭寺巨幅原係阜陵故物上有乾卦圖書下有紹興小璽皴法與中立相似故米氏畫史云范寬師荆浩其言信而有徵矣余謂此圖絹素精細筆法尖銳定出范寬之手好事者傳會而稱荆浩亦何異買王得羊邪 清河書畫舫

郭忠恕越王宮殿圖

右越王宮殿圖卷郭忠恕畫曾入嚴分宜家其後朱節菴國公得之流傳至董玄宰處其長三丈有餘皆沒骨山也全圖法度森嚴清逸之極細檢乃畫錢鏐王宮殿非越也 清河書畫舫

蔡君謨荔枝圖

宋端明殿學士蔡君謨畫荔枝一卷詳觀筆墨精謹絹素縝密乃其進呈譜圖也蓋君謨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作見歐陽公墓誌此卷行筆清勁傅色濃古既非庸史可及而泥金小楷標題次第悉與譜合其出君謨之手益無疑耳靖康兵火前後殘闕紹興南渡重修宣和故事潛命搜訪圖書斷縑殘墨咸蒙收錄君謨荔枝六種復爲天府珍奇嗚呼盛哉守約諸公漫不加考因見紹興御書等印遂題爲思陵所作認陶作阮得毋爲有識者所嗤乎 清河書畫舫

清明上河圖

相傳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卷原係白描之筆至世宗時命畫院能手始設色焉恐好奇之談非確語也 清河書畫舫

翟院深臨摹李成山水

翟院深學李成畫山水臨摹逼眞自作多不佳世所有成畫多此人爲之牛戩畫評

李嵩服田圖

崇禎已卯夏予至姑溪楊友翼眞招飲山樓出書畫鑒賞其一卷爲韓太沖田家風俗圖余諦審之故是李嵩服田圖後半而高宗御題與前卷無異其跋俱僞筆也因録諸詩如左以成全題云珊瑚網

漢高祖宴豐沛圖

漢高祖宴豐沛圖一卷約長三尺絹素如新無款亦無跋尾細閱惟李伯時水紋常有此若他人則必不能專之乃強爭爲唐人必欲走題作唐不知伯時亦法唐也然唐畫古雅失其拙矣詹東圖玄覽

九歌圖

古賢名筆流傳贋蹟紛紜可厭龍眠九歌別本或疑爲奕修手筆豈惑於借臨等語邪殆是癡人前不得說夢也清河書畫舫

夢遊瀛山圖

項氏藏王詵層巒古刹眞本夢遊瀛山圖金碧緋映風韻動人不知者謂爲李將軍思訓筆殊可發笑也清河書畫舫

絲綸圖

長松覆前遠山聳後庭檻綴花石殊幽曠簷間一姬㧾輪一嫗治絲一侍兒捧茶不襦而露纖紅故北妝也筆法細潤有生氣標題作馬遠萬曆壬子秋余在白下得之潤州吴汝廷歷三十餘年無有知其非遠者今崇禎壬午秋付裴潢淵兒於松身識其款曰松年蠅頭小楷襍鱗紋墨漬間不復可辨珊瑚網

夏圭錢塘觀潮圖

此幅畫錢塘江觀潮乍見之即定為閻次平及締視始得細款於樹梢則夏圭也又復展之於石角中亦註夏圭名意禹玉自愛不欲以姓名借客者與然次平之去夏圭亦不盈咫尺矣珊瑚網

覆局圖

祕閣有覆局圖畫法甚古雅猶是六朝舊制署其尾曰唐明宗覆局圖非也宗子大渦摹本以傳並王抗十七局圖余為書曰此宋文帝綦圖也抗仕齊官至給事中今局圖謂綦吏非也廣川畫跋

春社圖

宋錢唐李嵩待詔畫院工畫人物山水而人物尤妙文進嵩同郡人在宣德正統間以畫擅名天下此蓋摹嵩之筆雖步驟軌範而天趣益發若無遜乎嵩者可謂妙矣但其後題字以為春社圖非也吾鄉崔靜伯善鑒古畫為余言嘗見嵩畫村落之景村巫降神人有拜跪及環坐以飲聯布障之一丐者曳囊乞食其側人與

丐食犬羣吠欲嚙丐抵以杖有老人醉走媼掖之而歸則誠春社圖而此乃不然予疑爲朱陳村嫁娶圖而未敢定其是否同年少桼陳君藏此見示陳君善畫其必有以辨乎此矣（寓意編）

石勒問道圖

石勒問道圖一卷石勒拱而問佛圖澄踞石座以手支頤而寐背後作一石壁盤石松其上無侍從石勒背後乃有侍從數人描是鐵線兼蘭葉色則輕著青綠雖秀勁乃致不高古黃溍陳繹曾跋以爲唐人非也當是趙千里（詹東圖玄覽）

李唐牛

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建炎間與馬遠夏珪同爲畫院待詔賜金帶善畫人物山水筆意不凡尤工畫牛得戴嵩遺法尊生齋收桃林縱牧小幅亦晞古筆不知者謂爲戴嵩殊可笑也（清河書畫舫）

巨然劉道士畫

劉道士亦江南人與巨然同師巨然畫則僧在主位劉畫則道士在主位以此爲別（米芾畫史）

輞川圖

徐太常輞川圖一卷多名跋吳匏菴題其後云此卷宋人藏漆竹筒中以之拄門後啓視乃輞川圖也余觀之即未必果出右丞然絹素極細却是雪景以浮粉著

樹上瀟灑清韻應是宋人臨本非後人可到也太平清話

袞塵馬圖

郝澄畫馬甚俗嘗見人馬圖不過一工人所爲殊無古意上有宣和題印又曾見袞塵馬圖後有篆文曰金陵郝澄極妙知是兩手又見濯馬圖亦俗始悟袞塵馬是無名人筆後人妄加篆文以取重不知反累畫也牛戩畫評

宋人畫花竹翎毛

宋畫苑人皆極天下之選而朝廷復優遇之故其藝精絕非後世所及此卷蓋當時院中人作而不著氏名故題者誤以爲黃筌子嘗謂畫當觀其神韻而不必究其誰何後之人見畫牛必曰戴嵩見畫馬必曰韓幹知世之畫牛馬者固不止於嵩幹噫此未易爲庸俗道也寓意編

牧羊圖

牧羊圖本曾魯公子紆以罪沒入祕閣畫羊皆獸異狀如墳墓間蹲羊伏獸牧者乃羽服道士初未有賞者以是不入校錄明年少監羅畸始令工者就裝軸列畫錄中同舍方會畀工圖之既成三月有詔取入留禁中或疑其名余曰此金華牧羊兒也昔初平牧羊道士見之將入石室四十餘年其兄索得問羊何在曰山東兄往視之但見白石平乃往言咄咄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衆曰然請書之廣川

七夕圖

圖作乞巧自陸探微後皆爲穿針鏤采綺樓繡閣又爲美女錯立謂織女善女工而求者得巧此圖皆異惟衣冠偉男子拜空中乘車女子號曰七夕圖聞郭子儀初從軍沙塞至銀州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自天而下子儀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壽貴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去疑此是也 廣川畫跋

摹本地獄變相

崇寧四年人有自長安持吳生畫地獄變相練本求售謂盧阜石本蓋摹搨所得於此陳珦中玉遂於石本後書以千緡可購當有快人意處余報之曰吳生嘗畫此於福先寺矣其作圖素者曾爲裴旻及之在唐已失惟有傳摹余見唐諸人如李嗣眞張彥遠朱景眞皆知畫者又嘗敘畫源流而進入録中豈道玄誠爲此而獨遺哉今觀摹本是後人自大圖蹙爲小本者雖然此膽力奕奕壯哉非能擨搜含元殿添修五鳳樓手亦不敢擬議於此也 廣川畫跋

九主圖

九主圖本伊尹事世失其傳或書以漢九君者誤也夫以法君爲高祖以專爲孝文以授爲景以勞爲武猶有類取也謂昭爲等謂宣爲奇則名與實戾元帝柔仁基禍漢室其謂破君理有信者及謂成爲國謂哀爲三歲社君又不可也昔伊尹

于湯以素王及九主之事考其說是亦以人九主事要其君爾後世托之畫圖謂當時有此制也此說或然亦未可必其信豈可謂漢世諸帝哉 廣川畫跋

九都圖

此圖爲宋宣和院畫無疑卷首題云江山萬里圖縑尾題云米元暉筆皆眯目而道玄黃者也米氏父子同一筆法皆崇簡易殊乏精工此圖樓臺城郭浮圖水石綽有唐法恐非虎兒所能企也其云江山萬里亦非也濱江安得有九都乎此蓋九都賦圖張平子之西都東都南都左太沖之蜀都吳都魏都及徐幹之齊都劉邵之趙都庾闡之揚都也唐人以九都賦爲一卷意必有圖以配之此其粉本之遺邪 楊升菴集

七才子入關圖

翛山老書生作此七才子入關圖作人物亦各有意態余以爲趙子雲之苗裔摹寫物象漸密而放浪閒遠則不逮也或謂七人者皆詩人此筆乃少丘壑耶山谷曰一丘一壑自須其人胸次有之但筆間那可得 山谷集

論七賢過關圖者多矣會稽劉孟熙霏雪録所載差詳黃山谷嘗題之元曹文貞公伯啓集有詩曰清談飄逸事陵遲七子高風世所師公室傾危無砥柱服牛乘馬欲何之意指當代清談之流不知何據今觀漢泉集乃無此詩不知有別本否也録文稱虞邵菴有題孟浩然像詩曰風雪高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稱國初唐愚

士有詩曰七騎從容出帝閽蹇驢騘馬襟山猂瀛洲學士參差出十八人中一半人則是皆以爲唐人矣予觀雪樓程鉅夫集有詩曰長庚自是謫仙人子美逢時稷契臣風雪茫茫五君子醉吟猶得繼淸塵又嘗聞吾友倪文毅公岳稱其父文僖公嘗見舊圖人各有標目有王維史白者而不能悉記也吾甥崔禮部傑世興近得錢舜卿白描卷自題曰七賢相顧度關時正是天寒雪又飛大抵功名俱有分跨鞍何事不知歸卷後西河李進者題長句有曰開元天寶全盛時閭閻巷陌皆能詩又曰承平何事有行役況復衝寒欲何適又曰宋公七言變風雅崔李王岑各相亞誰言行輩不同時雪裏芭蕉古曾畫又海鹽李孟璿題曰摩詰也知偏善畫謫仙應是最能詩又三山秦懋題曰輞川圖繪吳興畫太白文章檇李詩高岑崔史總奇才豈少佳章紀行役大抵以爲唐人也今此圖摹寫偏天下而牛驢羸馬氊裘大帽關山風雪之狀皆略相似蓋必有所本者而鑒賞考索之家竟不能得其本末何哉懷麓堂集

世傳七賢過關圖或以爲即竹林七賢爾屢有人持其畫來索題漫無所據觀其畫衣冠騎從當是晉魏間人物意態若將避地者或謂即論語作者七人像而爲畫爾姜南舉又云是開元日冬雪後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出藍田關遊龍門寺鄭虔圖之虞伯生有題孟浩然像詩風雪空堂破帽溫七人圖裏一人存又有槎溪張輅詩二李淸狂狎二張吟鞭遥指孟襄陽鄭虔筆底春風滿摩詰圖中詩興長是必有所傳云七賢過關事不經見於書傳而畫家乃傳偏於好事者之家

同文圖書館印

究其姓名未的其誰何先師文正李公嘗辨之愼近見洪武中高得暘題錢舜舉寒林七賢圖古風云尚疑高李六君子當時未見潘逍遥道同氣合志相感雖曠百世如同僚畫史貌出有深意兒自昔日傳今朝屋梁落月見顏色妙處不待窮摹描又態直題云七賢之名奚所徵七賢去國身何輕歲晚征途天雨雪數騎連翩行欲歇不如灞陵橋上翁破帽吟詩自清絶惜哉命不偶奔走半道周人生遇坎坷窮苦奚足尤左遷與投散逝者良悠悠他人未足説所惜柳與劉天涯相聚一回首往事於人竟何有莫念玄都舊種桃且往愚溪賸栽柳風流畫史眞絶倫豪端點染太精神據此則高適李白孟浩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不同時潘逍遥宋人又在後矣合而圖之繆甚亦不足深辨也博雅之士賞其畫則可必湊合姓名不亦鑿乎 楊升菴集

題畫卷

此卷修顙深目衣裳而拱者一人服同而貌微瘠肩隨於旁者二人題者皆以爲孔氏師弟子似矣投器地上袒而舞者一人或以爲楚接輿或以爲榮啓期則余不能知也余又有疑地上所投近飲器而此一人立飲而無席古又未有小冠及加巾而四人冠皆小而加巾則俱不可知也必有博識能定之者 剡源集

古畫圖

是圖不知誰氏作舊題以爲晉公子復國圖趙文敏則以爲祖二疏圖吳彥暉又以爲相如使蜀圖以余考之皆未必然也文公之復於晉也秦伯以兵納之也不應圖

中但有旌麾車從而無甲冑兵戈之屬其可疑一也又其復也以二月丁未即位是時絳地猶寒圖中乃有揮羽扇者其可疑二也舊題之繆較然矣廣受在地節間皆以宿德爲太子傅乞骸骨時年既老矣圖中副乘乃有年少者可疑一也且又不見設爲祖道而道邊反有士女數行相迎可疑者二也是息齋不以文敏爲然亦較然矣至於相如使蜀相如爲正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三人者爲副使共發傳車四乘今圖中乘車者乃有五人而緣畫處猶隱隱露車蓋形未已是又不止於五矣其曰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蓋指其蜀之近郊而言耳恐正如華陽國志所謂蜀大城北十里有昇仙橋處也今圖中橋雖有之而其迎謁導從乃絕無肖守令而負弩矢者是其隱隱車蓋形非守令矣其曰卓王孫與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蓋相如既駐節而王孫及諸公自臨邛至成都謁見爾非謂其初至時即齎牛酒半道邀之也今據圖中偶有攜酒肴者便謂其然是果然邪其曰王孫自以使女尚長卿晚其厚分與女財長卿便略定四夷皆請爲内臣蓋謂相如駐節後其事有如此也觀本文曰分財曰略定必稽以日月乃辨非一日二日事矣今以爲父老之後列異服者即冉駹邛笮之人則是時相如尚未下車安得西夷之君長即率其巴童僰女來迓邪圖與傳不合者多矣而舊題謂於傳無一不合者是邪否邪予既不能解此爲何圖又不敢訂三說爲孰是姑識此以俟知者馮中錫東田集

書裙圖

嘗見鬻名畫人持王子敬書羊欣白絹裙圖迺就其臥榻揭裙以書且欣作三十餘歲人皆失考據子敬爲吳興日羊不疑爲烏程令欣不疑子也時年十五亦能爲子敬書子敬愛之往入縣齋欣著白絹裙方晝寢子敬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上朝廷十五六當爲未冠之容但既曰著又曰寢得非復言幅帶皆盡恐是解裙而臥故可盡書也 田藝蘅留留青

記石田先生畫

沈先生周當世之望乞畫者堂寢常充物賢愚襍處妄求褻請或一乞累數紙殊可厭惡而先生處之泰然其後贗幅益多片縑朝出午已見副本有不十日到處有之凡十餘本者時昧者惟辨私印久之印亦繁作僞之家便有數枚印既不可辨則辨其詩初有效其書逼真者已而先生又遍自書之凡所謂十餘本者皆此一詩皆先生筆也遂珷玞滿眼有目者雖自能識而亦重可歎笑矣或以問先生勸少止先生曰吾意亦有在耳人懇請者豈欲爲玩適爲知者賞爲子孫之藏邪不過賣錢用使吾詩畫易事而有微助於彼吾何足靳邪 祝氏文集

C. T. LOO & CO.
41 EAST 57th STREET
NEW YORK, N. Y.
NO. 573
HGT.
LENG.